

宣講摘要

卷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7
3



宣講摘要卷三

皇天不欺

昔巴州一人姓樊名璞，妻田氏，性甚賢淑，夫婦相敬如賓，凡濟人利物，救難恤貧，全人名節，不拘大小善事，遠近功德，無不爲之。夫婦樂善不倦，感動皇天，連生二子，甚是聰明俊秀，長名金，次名銀。樊璞夫婦撫育二子，刻刻關心，自襁抱時，飽煖不許太過，穿戴只用布衣，能言便教，唸書禁止扯謔罵人，能走動，命習幼儀，提防輕佻浮躁。璞謂妻曰：雖目下無債，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然要爲二子謀長久之計才好。妻曰：勤儉持家，多餘財產，以遺子孫，使他們後來無凍餓，就是嘍。璞曰：賢妻，僅積財以遺子孫，是爲守財奴了，獨

不思古人說得好，積財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受，積詩書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遺子孫，子孫乃可長保。蓋愚爲賢，轉禍爲福，莫如積德。第一除首惡，以敦孝弟；第二泯奸邪，以存好心；第三去慳吝，以周貧乏；第四智者讀，而愚者耕；第五繕損友，以從良師；第六戒奢華，以尚節儉；第七戒驕滿，以昭謙恭；第八不論貧富，以擇淑女。如此八者，方可爲子孫久遠之計。於是夫婦按定規條，一一循理而教。二子亦皆率教，再不輕言浮躁，都是至至誠誠，有禮有信的學問也。造得很好。一日隆冬，二子讀書甚冷，擁炭烤足，璞見之曰：凡人未老而享既老之福，終身不貴且難主壽。二子唯唯聽命。璞又恐人六心變，淫念易起，每以過慾文戒淫文與二子

朝夕詳解，並要背誦不忘。先已接得有位秀才專教二子，是年考期外，又搭了四位世兄離家不遠，設一學館。約正月十八上學期，到二子收拾畢，來至堂前，與親磕頭拜辭。璞一一叮嚀道：爲父草堂講家禮，我兒仔細記心機。人生總要淨心地，莫損祖德與陰騭。最易造惡無別的，淫慾口過是第一个人家妻女如姊妹，切忌輕狂敗人聞，非理之言莫出嘴，恐怕惱怒上神祇。倘若違犯定責備，古言皇天不可欺，各存好心神護庇，磨穿鉄硯攀桂枝。樊璞又道：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不淫人婦，誰敢戲我妻。此詩與過慾戒淫文三復不忘。你弟兄務要互相規戒，刻刻以皇天不可欺，句銘諸肺腑，卽不幸有邪緣相遇，學柳下惠坐懷不亂，可也不然。

學魯男子閉戶不納，果能如此堅忍，不至於亂，爲聖爲賢，成仙成佛，在是矣。爾等各宜勉之。二子道，雙親請放心，兒等謹遵嚴訓。於是辭別至館，發憤攻書不題。且說隔館相去不遠，一富戶姓張名瓊，所生二女，長名盛堂，次名茂堂。人材出眾，賦性溫良，幼讀詩書，長習女工，三從四德，無不身體力行。張瓊見二女又聰明，又聽教，品貌又俊秀，視若掌上之珠，更與他製些穿戴，越見容儀秀麗。姊妹見伯父張瓊家下，婦女有金簪子，戴就求母向父親要打兩根。金簪瓊道：金簪乃貴重之物，年幼不知收拾，恐怕失落。妻勸道：早遲是要打的，叫他兩個好生撿點。瓊被妻說不過，就打金簪二根，各遞一枝。二女喜不自勝，又叫妻好生教訓。女將來定要選個人

戶，所以常有人來求親，都未如意，是以遲延。十五六歲，尙未許字。一日張瓊宴客，張瓊夫婦至，二女出來拜見伯父伯母，素愛痛道：今年怎麼不到我家來耍你兩姊妹無事來家耍耍嗎？過後盛堂姊妹向父母說要到伯父家去，瓊想命兩乘轎子送去，不過十里之遠，怕人疵議過費，就叫才來的王媽媽作伴，務要早去早回。姊妹去吃了午飯，怕天黑，路上行走不雅，告辭云歸伯母強留，越時才行。來至中途，王媽說天還尙早，在此多歇陣，我去林中解個手。來盛堂說你去嗎？坐了片刻，叫妹在前緩走，誰知近地有一姓歐名中南者，素不學好，乃是好色狂徒，忽見張家姊妹美艷奪目，人村窈窕，驚訝道：聞聽此女不肯輕配於人，惜乎我無所長，若得此

一女與我成婚我心萬事俱足矣中南正在羨慕姊妹見前面有人來就向路旁遠讓不料樹枝將盛堂頭上金簪掛落草上自己全未覺得然中南看得分明路過輕輕撿起縮在袖中回頭意欲飽看林中忽出來一婦人說姑娘呀天色將晚快快走喇也不警覺各人低頭視地忙忙而歸中南此時妄念頓起有此金簪何愁夫婦不成然必要覓一正直長者作伐才能取信于人我想此方惟樊璞老先生素來成就人的好事必要商議於他才可次日走至樊家向璞道我有一事拜托煩駕與我玉成璞問何事中南說此處有一張瓊生二女俱已成人未嘗許配昨日在路途失落金簪一枝被我撿得此乃天湊人緣仰老先生與我作合感恩不忘

璞道婚姻原屬天定亦是前生修積非人力能挽合的我聞張家二女幾多人去求親都未見允豈肯許配於你豈不是黃老鼠想吃天鷲肉怎能得到手若得金簪強求婚姻他的家規甚嚴別樣言語量你不敢栽誣你卽或有是心不獨皇天不可欺我也不容你壞人聲名何不學古裴度撿得人玉犀帶還人後爲唐朝宰相你今將金簪還人後來也得好處的再不然把金簪賣我還他也落得幾串錢用不可好嘞中南把金簪當爲求婚之階豈肯輕賣與人見說此事不允就要告辭田氏見他要去心中着忙他若因求親不遂把金簪向人亂欺張老聞之定有性命之憂豈不生出一場大是非忙說道歐大哥請坐下我已熱得一杯酒吃了

去啣隨便一。山璞相陪坐酒至半酣。又把利害說來勸道。中南

莫拘漫語甲南道。此事仔細替你籌。大凡謀事量可否。為兄說

來記心頭。我願領教嗎。常言婚姻前生就。怎能由你苦強求。不怕

金簪拿在手。利害難知我甚憂。怕的誣你為賊寇。估搶金簪在路

途。是非門前你常走。誰不知你和而流。鑽頭不把尾來顧。事到臨

危難下樓。皇天不欺古言有。何不賣我免憂愁。不然還簪心莫苟。

自有好報在後頭。寔言一片來告汝。各自思忖為何如。言畢中

南聽得這番指點。滿腹熱腸。好似一瓢凉水。從頭潑下。想道。不但

不能求親。還要惹火燒身。豈不是自害自嗎。况我那年犯賭犯姦。

衙門有案。偷張四的衣物去當團上。又出得有字。縱然有這簪子

他拿個估搶金簪的帽子來栽我。也是說不贏的。罷罷。不想他遂

對璞道。承老先生的勸勉。原說一個男兒一個志。只要存好心。說

好話。做好事。掙起銀錢。自然說得到好女子。但愚弟者幾年手中

窄逼。欲作生理。又無資本。若老先生肯提携於我。不講賣簪。只求

借二十餘串錢。看老先生喜不喜悅。璞道。你能改邪歸正。有何不

可。彼時一手接簪。命人送錢而去。隨叫田氏撿起。待我閑時與張

家送去。不表。且說盛堂回家。至晚將睡時。才知金簪失落。忙問妹

妹與王媽。王媽道。我去解手時。還看見戴起的。過後我們趕急回

家。就未覺得。茂堂道。那時我在前頭走。怎麼看見你落。盛堂忙叫

王媽掌亮。理路尋找。母親聞之。罵道。這是再三勸你父親才打兩

根金簪你父知道定無好日子過的盛堂心裡駭得只是跳好久
 王媽才回來說找不倒盛堂聽說急得眼淚雙流向妹哭道這
 一陣好叫我妹妹魂魄嚇吊找不倒者金簪難過今宵妹說姐姐不必着急
 睡了明早起來又找貴重物父不製屢找母要一失去寢不安怎樣停調你
 不着深更夜靜焦又怎麼做法父情性平素來甚如火燥若知道必打罵定是不
 饒姐姐囑付他們叫莫等雪埋牛怎經得紅日久照爹知曉要金
 簪拿甚來交你莫耽心明天帮你非是我心甚粗自不謹小又豈
 敢在途中舉步輕跳皆因是怕天黑趕路趁早急急歸吊金簪無
 福受消姐姐怎麼無福世人那個不吊東找得倒者金簪算無煩
 惱倘若是人檢去怎麼開交茂堂又勸道姐姐呀不必憂慮找

得倒睡呀今天走路辛苦了盛堂雖被妹妹寬住一夜何曾閉眼
 天明就同王媽在路上過細找尋張瓊起來吃飯問茂堂你姐姐
 那裡去了不來吃飯他母答道他昨天回來將要擺屋把簪落了
 今與王媽同去找尋去了瓊聞說怒道自己頭上帶的東西落了
 都不曉得這們大意不快快與我找倒定要重責的盛堂聽得屋
 裡罵飯也不回來吃只是哭在外處處尋找茂堂也慙倒了又見
 姐姐那們傷慘心中不忍將自己金簪藏在袖中假意在田邊替
 姐姐找暗暗丟在田邊遂說道姐姐不消哭得金簪在水田邊不
 是盛堂聽說忙來撿起拿回交與父視瓊道凡戴簪總要將絲套
 穩繫於纂心才不怕落那裡從小就不謹守若大意失了豈不可

惜遂順手放在賬箱內。及次日取賬，看見金簪，想起茂堂之簪，恐怕失了，遂叫茂堂把你簪也拿來為父撿起。茂堂聽說，駭得一跳，滿面通紅，走進房中。此時姐姐催他拿出去，茂堂說：「我的不見了，拿甚麼去？」盛堂心中明白了，定是我的失了，怕我捱打，因把他的簪拿來替代了。心裡在躊躇，外面父親逼倒，睜拿去。茂堂走出，啞口無言。張瓊罵道：「怎麼不取出來？」答曰：「我去拿不見了。」瓊說不見，怒氣沖霄，取個家法，打罵不堪。其母忙問道：「你放在那裡的？」快說我替你找來。茂堂滿懷心腹，說不出口，只得跪地求饒道：「爹爹不必發雷震，細聽為兒把話明。」瓊道：「你有麼子話說。」兒在家中本貞靜，好像我娘羅帶裙。你每天到底做些甚麼子，每天紡綿多勤謹，並未出閣敢亂

行。你的金簪又放金簪箱內放得穩。今日去拿不見形。既放箱內，在那你去了呢？怎麼又不見了，未必不知何人心太狠，偷去金簪害兒身。肯信你的那強盜走了不成。呀，此是為兒寔言論，還望我父細詳情。盛堂聽妹妹不說出真情，只說人家偷去，又替他捱這一陣打，心中寔在難過。見父又要打，急忙向父前跪下，勸道：「請父息怒，容兒稟妹妹金簪我知情。」瓊道：「你既知道，你說將出來嗎？」前日未吊戴得緊，因父逼要尋不贏。他的未吊還一，要豈有找不贏的道理，幸喜你的找倒了，倘二回再大意，也是不得寬恕你。父親教兒是正分，還求饒。妹要留恩，不把金簪尋倒，父定要打死他。容兒同去細尋問，找來與父好收存。張瓊道：「暫且饒他，你等快去找來，倘找不倒，活活打死者，頭罵了一陣，各自睡了。」盛堂私問妹妹道：「你那簪敢莫是昨日與我

皇天不欺

七

宣統初年 卷三
把爹爹那根喉茂堂道是的盛堂哭道今天把你替我捱打我心難安者又打個甚麼主意茂堂道趁爹睡了不如同王媽去向伯伯說明若憐憫我們替我們打根金簪也未可料切莫等爹媽曉得私往後門向伯父家走恰至中途忽然風雨大作前走難行退後又遠見路旁有一人戶二人就往簷下躲雨此恰是樊璞的館端端先生被人接去有位學生出來見一婦一女生得美貌進去叫眾友來看那幾位一見互相戲謔喜笑不堪茂堂才知是書房聽得那些言語急得羞慙無法欲走雨又不住各位想讀書人當先生不在館中那樣事做不出來那樣話又說不出來茂堂這樣好替他姐姐受苦復被着些狂生羞辱此雨雖然當春應降此時

未免下得無情殊不知其中大大有個天意存焉樊銀聽得外面有人議論也要去看樊金道兄弟男女當別曾記爹爹說皇天不可欺的話媽樊銀聽說依然坐下金又聽外面邪淫訕笑不堪入耳心生一計向弟道此婦女必非遠人遇雨暫避何可令人輕狂你去認是我姊妹叫進房圈來候雨住再去他們必不敢放肆銀出去睜道是妹妹嗎你在那來怎不在為兄書房躲雨那幾位世兄聽呼妹妹個個向銀陪罪銀道不知者不為過誰個怪你張茂堂聽有人呼妹妹必是親人抬頭一看却認不倒還是不敢進去銀又正色道妹妹呀你們在那裡點扎外人觀之不惟不雅反被他們來輕賤我房圈只有兄弟二人何妨進來候雨住再去呢王

媽說也好嘞。茂堂一想未必是我別房哥哥在此攻書，不然那幾位與他陪罪舉趾甚正，派言語甚肫切，必是一家人無疑了。於是茂堂一人同王媽隨着樊銀進屋，一見樊金，又認不倒，遂不敢坐。金道：不必驚呀，才叫妹妹進來，是我親弟，請坐吃茶。動問老媽與妹妹們在那處來，有何貴事。茂堂見二位至誠恭敬，言語溫雅，也無疑惑，却男女不便起齒。王媽亦見他嚴氣正性，遂將失金簪情由往伯家的意事對他細說一遍。不料今日途中遇雨，進退兩難，驚動二位哥哥見憐，但不知二位哥哥是那房的，你妹妹眼拙，請問其詳。樊金說不必追問宗族，但失簪之事，我在館聞家下人來說，前有一人拏根金簪向我父說長道短，被我父勸止買了，你們

趁雨住了，急速歸家，聞妹家規矩甚嚴，是講內外男女之道的。莫說在我館躲雨，恐父知道，息氣我急回家拏來，隨送不悞。茂堂聽說，遂站起向二位拜一拜。王媽道：蒙哥兄盛情，你妹回是專望的。樊金送出館外，回至家中，將張家姊妹尋簪事情向父說了一遍。璞命樊金急速送去，免得他姊妹捱打。再說盛堂見妹妹去後，忽下大雨，行坐不安。雨一住，就望起見妹一回，便問伯父見憐否。茂堂與王媽將館中躲雨的情由述了一遍。盛堂聽了，將信將疑，忽家人報道有位相公送金簪來了，請主人相見。張瓊才起來聽說，出堂見是樊大相公，遂以禮相見，分賓主坐下。樊金從容道：小姪歸家省親，父說前日歐中南檢一金簪，說是府中的，被我父取來。

有事當候，未曾親送府前，因小姪到館，特命送來。張瓊見他品貌堂堂，出言溫雅，心甚愛之，遂笑說道：「多承賢喬梓關情，今日正爲者金簪惹氣，但不知尊翁去錢若干，我好備錢相補。」樊金道：「家父只命小姪送來，並未言補錢之話。」老伯請坐，小姪告辭。張瓊一把留住道：「雖然居同相近，相公善不至駕，要吃了午飯，才許走哪。」遂請在書房談話，問及弟兄生庚，俱屬年青，不一時，盛饌相待，宴罷辭去。張瓊遠歸來，向田氏兩女道：「大女簪落，已經找倒，怎麼二女簪也落了？」成嗎？盛堂道：「這簪本是我落了的，妹怕我捱打，將自己的拿來。」說尋倒了，瓊說這茂堂到衛護你姐姐，受打都不屈，不怨兩姊妹能够終身相親愛，後來有好處，此事

幸遇樊家父子周全，若歐中南，不惟不肯還，只怕要說出幾多不美的話，以後穿戴務要謹慎，無事不許出門。女子原要靜處深閨才好。田氏道：「這樊相公到還至誠，不知是那年的張瓊道，他有一兩弟兄，這是哥，是我大女一命的，今年才十六歲，弟與我二女同年，有了十四歲，都未定親，讀書甚是發憤，今年定是都有望。」盛堂姊妹聽說姓樊，兩個進房，低聲道：「怎麼姓樊，那躲雨時，被那幾位戲謔他弟出來，呼我是妹妹，那幾位陪罪稱張兄，既姓樊，何那樣稱呼？盛堂想道：「叫你妹妹者，防他人輕狂，非真妹妹也。那些稱窗兒，你誤聽爲張兄，但不知引你進去，他弟兄舉動如何？」茂堂道：「他泡了茶，各人低頭，將我前後的事問了，又細說一番，並未亂望。」

宣講批發 卷三
姐呀由者樣想來他弟兄始而出認姊妹以防人狂妄繼而坐問
來歷以見他至誠終而回家取簪奉送又見他慷慨這真是一派
正直曲全於我實令人可敬可思哪盛堂笑道妹呀敬重可也思
想則不可啣茂堂聽說臉上一紅答道莫亂說光陰迅速不覺考
期將近張瓊向田氏商量道我想備帖請璞老先生及老師樊金
樊銀等一則與樊相公餞場二則酌他還簪三則觀他子弟人戶
很好央及老師作媒田氏道老老之言甚善我久日亦有此心不
日接到家中盛席款待瓊道前日蒙老先生取簪但不知去錢若
干樊璞道這是中南遊蕩所撿我提幾串錢勸他學好以安生理
他雖撿這金簪把我並未去錢何須言補幸中南也信勸目下聽

說很收斂做一小買賣也還勤謹順遂呢張瓊聽說不好強補說
罷就提錢數千送與樊金弟兄以備卷資樊家父子推辭再三方
才收下張瓊又私邀老師書房言及二家聯婚姻之事仰其作合
老師道我徒志氣不俗你令愛亦頗超羣既你二家開親都是門
當戶對但緩日回話出來各自告別走至中途老師對璞題起與
張家結婚之事樊璞道蒙老師作成他的千金頗好但我兩子年
幼恐親早定分他讀書之心只要我子發憤功名有成不致玷辱
張姓女那時下聘不遲眼前我却不敢後老師與瓊回信瓊拜老
師玉成其事及院考畢樊金弟兄俱已採芹歸家祭祖宴客張瓊
賀儀甚是隆重暗向老師言及姻眷老師道我在州中言過東家

意欲等來年恩科回來才肯下聘。至秋闈，樊金樊銀隨老師赴省。三場放榜，弟兄雙雙登科。這雖祖父功德培植得好，也由他二子能率教訓之報。然二子得了舉人，初無驕滿的氣象，依然體父八條循規蹈矩。就從省上京會試，臨會期，總裁大人夜夢一人，手捧金牌，上寫皇天不可欺，上挂一金簪，左繫一錠金，金下有狀元二字，右繫一錠銀，銀下有會元二字。醒來一夢，不知是那州的吉兆。次日點名，點到巴州，有舉人樊金樊銀。總裁暗暗稱奇，後摠裁細閱佳卷，定其次序，寫榜扯開彌封，會元果是樊銀。殿試，樊金精神較往日倍爽，作文恍有神助。聖主親點第一，弟兄雙雙，一元一會。遊街二日，同拜總裁。總裁見他弟兄俱青年，嘆及夢見皇天不可

欺，與挂金簪之兆，必有原故。樊狀元將父教他，及取簪送還之事，說了一遍。大人贊曰：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誠信然也。又問此女俱許字未曾呢。樊狀元道：前有業師，向父談及聯婚，父言場後歸家下聘，及僥倖進京，目下尙未納綵。大人聞說，即日上朝請旨，旨下命張瓊大女配合狀元，二女配合會元，賜鳳冠霞珮二套。不日，文到巴州，張瓊夫婦聞之，喜不自勝，忙製金帽嫁奩。狀元會元回府祭祖迎親，正是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樊璞二老見此雙雙新科，對對佳人，喜出望外，又見送賀而盈庭，滿座者半屬貴門貴客，何等榮耀。二老暗暗嘆道：皆由我夫婦皇天不欺之美報也。從這案看來，爲父者學樊公夫婦，以皇天不欺自持，又以皇天不

欺教子可也。爲子者要學樊父弟兄，以皇天不欺是凜。後來自得榮貴，教女者要學張公二老，教女爲女者要學盛堂姊妹，體父教訓。後來自配佳偶，不然縱有如花如玉之貌，難選若富若貴之郎矣。拾人物者要法歐中南，聽勸雖身處困窮，自易爲富厚，可見皇天無親，惟德自輔，不信然哉。吾願世之讀書士子，總要品端行正，效法樊金弟兄爲人，自不患不出人頭地也。有心者無妨試之。

天理良心

衡州府衡山縣離城五里，有一人姓歐名全善，配妻楊氏，夫婦因好善樂施，家道漸漸貧乏，所生一子名歐正安，幼讀儒書，未能成名，得娶周氏爲妻，此女幼讀詩書，長習女工，存心行事，無一不合。

乎聖賢道理，自到歐門，孝公婆敬丈夫，操井臼待賓客，賢淑無比。不料婆婆楊氏善終，父親又因之欠安，正安夫婦晝夜侍奉湯藥，飲食不離左右，一日歐全善見子媳俱侍立床前，叫聲正安兒，周氏媳呀，爲父自量命不久矣，今有幾句善言當與你夫婦說明，坐下細聽。○未曾開言，淚自下，兒媳聽父說根芽，前輩先靈積德大，修橋補路又造塔，周濟孤獨並鰥寡，冬施寒衣夏施茶，因此感動王義駕仙筆臨鸞到我家，與祖贈了一字畫，天理良心寫得佳。爾祖供奉堂前挂，每到夜間放光華，尔母與父體德化，爲善不倦家貧乏，倘若爲父歸泉下，兒媳呀，天理良心莫背他，常存天理天心佑，不昧良心良善加，家貧如，吳起奸詐，君子固窮誰不誇，夫義妻

順要和雅淡泊自有好報答。

都依爲父話。先苦後甜享榮華。

○分咐畢，歐正安泣說爹爹

身體兒輩謹遵父訓，不敢有忽。

他父又說：兒媳呀，我所以叮咛

不但望爾等保守這字畫，還望

爾等體行這字義。人生天地間，

特以持身涉世者，斷不可忘却

此四字。比如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兄弟恭，夫妻順，朋友有信，

必如此，乃於理無欺。其心始安。至若嫖賭嚼菸，全賴理以禁之，

酒色財氣，全賴理以制之。世上有忘却天理，昧乎良心，樂於非禮，

而不知戒，此等人不獨君子所鄙，將來災害必然並至的。爾夫婦

切莫效此拋荒天理良心四字爲父，縱在九泉之下，也是瞑目的。

說畢，喘氣不息，是夜壽終。正安夫婦哀痛迫切，稱家殯殮安葬。

自此守制讀禮，夫婦敬體父德，凡事不外天理良心。怎奈正安時

運未至，家愈淡泊，事不順遂。連年設館，學門不旺，只有五、六個學

生，共議學錢十餘千，只願本身用費。那還有錢養妻？周氏受苦並

無怨夫之言，每日紡績以度終朝。不料年底歲暮，周氏久已望夫

必有些錢米拿回過年，或學生送的酒肉，也是有的。豈知世間隆

師重道的東家固多，那歐正安的學館，一年辛苦到頭，實傭工之

未若，真乞兒之不如。辭東罷館，清算學俸，剛剩錢六、千、三、百、文。走

至中途，忽見男女二人抱頭痛哭。正安問其來歷，乃是衡州府學

秀才胡仕元，因家貧葬父，欠人棺木錢。年近歲逼，舖內追討，無錢

償還，只得將妻張氏出嫁，得財禮錢六千，以償棺木之資。此時將

要分離痛哭不已。正安心甚不忍，即將六千錢贈之。命伊夫將妻取回，亦不言其姓氏。其人感激拜謝，問及旁人始知爲歐正安。欲報答而無由，這且不表。且說正安只餘錢三百文，路過街市，便買米四升，秤鹽一斤，打油四兩，拿回家來。周氏接住放下，忙捧了一杯茶。正安向妻遂將路上所爲之事一一說明。其妻說道：丈夫去錢六千，完人婚姻，甚合乎天理良心。至於買這幾樣，就忘天理良心了。正安問其故，周氏說道：尊一聲賢夫君，且坐交椅，爲妻子有言語且聽端的。曾不記翁在日叮咛仔細存天理、體良心四字傳遺。夫教學回家來，歲云暮矣，受貧苦，妻未曾怨寒啼飢。六千錢完婚姻，這是善舉。下餘的三百錢，買物不齊。夫就該少秤鹽，少買

升米，買香燭，合錢帛，神有憑依，敬天地，奉祖先，才是天理。夫婦們縱餓死，不忘根基。○正安言道：我怕你就慮別樣，這點事你不消慮得。今當年節之時，家家都要買對聯貼，爲夫來日去在長街寫些對聯發賣，賣得錢買些香燭回來祭祀先靈，就可顧全天理良心了。周氏道：夫君去賣對聯，又沒天理良心了。正安道：怎麼去賣對聯，都沒天理良心呢。周氏道：夫君請聽。○豈不知蒼頡聖造字，有義一個字有幾用，假借爲一，註書籍，成文據，百世不易，驚天地，泣鬼神，著書成立，寫對聯，人拿去不著心意，大門上槽門外，粃柱貼壁，日夜裡風雨打爛，無人理。東一塊西一片，飛落糞泥，一個字值千金，穢污拋棄，寫有過，貼有罪，死墮阿鼻。○正安道：聽賢妻之

言寫不得，貼不得。我們習字，何用周氏道？字有當寫，則寫；那有寫不得的道理。依愚妻的主見，方不愧天理良心。正安道：依你怎講？才可以寫。周氏答曰：○尊夫君，暫寬懷，不必息氣。凡寫字，問來歷，方可動筆。寫對聯、寫春帖，大有干係。到不如書單條，聖賢無欺，能挂得，能收得，爛可撿起，燒字庫，送長江，不賤字跡。讀書人能體貼，才合天理。把字紙看得貴，終身有益。○正安道：較你這樣說來，單條比對聯更好些。本又不作賤些。我看那世間人過年，把六畜與旺水草長生，貼在猪圈牛欄上，以及床脚定符，種種穢污，未見有甚麼報應。妻曰：功過格上說，穢污字紙，目不光明，得子孫殘疾報。正安曰：賢妻所說有理。我不賣對聯，就是次日用了早飯，收拾筆墨，寫了數張格言單條，來在長街發賣。看者甚多，買者却無一人。不覺紅日將西，攤子錢都沒得，只得將字收了，餓肚而歸。夜晚想道：米將吃完，如何是好？不如瞞着妻子，將天理良心圖當點錢，度過殘年。另尋生理。次早用了膳，私將字條，拿上長街出當。誰知肉眼凡胎，無人識貨。莫肯當者，只有一大當舖，上面大書萬金當舖。者取者紛紛往來。正安想道：不如拿進這個當舖，看有人識貨否。此時進去，呈上字圖。那當舖先生一看，知是好物，問道：要當多少？錢。正安道：錢要四千，少了不當。長櫃就提錢四千，與他。正安拿回。周氏一見，問道：此錢何來？正安將實告之。周氏聞說，息極，不敢發作。含忍問曰：夫君呀，我不說別的，請把這四字詳細講與為妻聽。

聽正安道要問字義請聽嗎夫天地之天乃人性中之天也上天賦之人人有之故人得此性而生光明正大久之物欲蔽其虛靈作事一概說詐寸衷昏濁猶瘴霧之遮其天也本原已失雖人而非其人矣此人不可無天也這天字有幾句格言唸來你聽○人之天守要堅一塵不染是真詮至公無私常裕若任天而動自坦然若無天性乃偏滿腔都被名利牽種種邪淫薰性地般般奸巧失本原休怪拙夫來出當囊中怎奈沒有錢迨至明歲新春後依然贖回又填還○妻曰依夫君說來凡人性中這個天字是不可去的若去了不惟失本真泥於名利並奸盜邪淫詭計詐為都不論了則性天之體行要固也明矣若理字請夫君又細講來我聽

正安曰夫理者禮也當然之謂也凡事當前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並無一毫勉強設若違之則行事無論可否居恆亦無決斷方寸亂雜誠物欲之奪其理也大道既離雖人實難為人矣此人之不可無理也這理字也有幾句格言唸來你聽○人之理性中軌謹守權衡無定止臨難無得把生偷見利貴要將義徙若無理難言矣優柔寡斷無可否上前惟恐怕傷頭退後又憂難顧尾拘執不通世上情貪婪飽足囊中喜並非無故去當他只為家無斗筲米○妻曰自古理字不多生三人移不動理所當死雖刀鋸鼎鑊而不惜理所當受雖千駟萬鍾而無愧若是無理不惟畏首畏尾無果敢之氣無斷決之明並且拘執貪婪終只以利是圖則罔之生

也幸而免。這樣看來則道理之遵循宜確也明矣。夫君請又把這良字細講來。我聽正安曰：夫良者善也。人生固有者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無人不可有。良知良能者是也。設若忘之，在朝廷必亂紀綱，在草野定壞風俗。方寸惡毒實狂蕩喪厥天良也。懿德既滅，雖人而猶謂其人乎？此人所不可無良也。這良字有幾句格言，唸來你聽。○人之良心內藏，降衷原來自維皇，不以塵緣時侵逐，常體賦畀自昭彰。若無良，固有傷嫖賭嚼搖壞心腸。孝弟忠信本已失，禮義廉恥根俱忘。這點靈根如果喪，諸般惡念定發揚。非夫不仁將他當，怎奈瓶中少杜康。○妻道這良字就是綱常倫紀的根本。從這個裏面發出，做到那純熟地步，儘可為聖為賢，於人道克全。

矣。若是無良，不惟難為天地肖子，古今完人，並且惡念叢集，嫖賭鴉烟，無所不為，甚至越禮犯分，以及大奸大惡的事，都是做得來的。由此觀之，則真良之葆守宜堅也明矣。夫君請又把那心字細講來。我聽正安曰：夫心者主也，所以主持人之一身者也。自有是人，即有是心，則一身有宰，而為萬物之靈，百體無不從其令者也。倘若偏了，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甚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方寸錮蔽，實情竇之昧厥心也。本實先撥，枝葉未有能茂的。雖人而實難望其成人矣。此人不可無善心也。這心字亦有幾句格言，唸來你聽。○人之心號天君，這點靈光別獸禽，隨機應變通上下，運用裁

成貫古今若無心蒙昧深昏昏沉沉過光陰憑他山嶽凌千仞任爾絲竹迺八音虛生耳目何聞見實若痴聾並啞瘖吾今去當因何故奈無庶飪把神歆○妻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這點幾希之心要正用之上可通天文下可識地理中可教養人民隨機應變無不可以獨善兼善皆由這個心做出來若是無心不惟貿然無知塊然一物難以化導成器又或任情作爲一味偏僻顛倒是非紊亂綱紀就與禽獸無異這樣看來則本心之鎮定宜端也明矣夫君把這天理良心四字講得者樣透澈然何做事有差嚙安曰怎見得差妻曰夫君請聽○賢夫君聰明人反成愚魯聽爲妻將情理細說明目皆由你先與祖廣把善做才遇着王羲仙來

贈畫圖二公婆常供奉不敢輕侮傳與我夫婦們世守本樸無銀錢過年節該當命苦到園中摘蔬菜煮點清粥先祖爺無祭祀妻有理路取珥環拿去賣買些香燭孰料夫窮急了做事糊塗棄天理摘良心當不當做當天理怕的是天神惱怒去良心怕的是先靈誅戮又道是榮無心旁生芽出人無心卽時死毒必扣除望夫君把原錢快還當舖取天理與良心轉禍爲福○正安被妻說這一番想來本是一時糊塗實無言可答只得將錢措轉當舖管號問曰或掉毛錢或是少數正安曰非也將妻不肯當之事告之管號先生聰明連說幾聲好個賢德義婦不覺驚動主人宋有富走出來問曰那有甚麼義婦管號從頭告之宋有富想道世上索財

不遂、明瞞暗騙者甚多、彼則如此四字、不忍當去、尙來退還、可謂忠厚人、何不如請他在舖內經理、也是放心的、遂問正安所執何業、安曰、訓蒙而已、宋曰、每年束脩幾何、答曰、十餘千耳、宋曰、如此明年不用教書、我舖內少人來幫我寫賬、與你六十兩身價銀一年、你可願否、安曰、如此甚美、宋曰、既然應允、你就將錢與圖書拏回過年、安家安乃置錢不受、宋曰、準你來年身價扣除、安乃受之、主人又約三十夜來團年、有話相叙、言畢、安捲畫指錢回家、妻見問曰、如何錢又指回、安遂以主人請他之言、說了一遍、夫妻歡喜、於是買辦過年、至三十日、正安拜了先祖神祇、夫妻團了年飯、提點禮物來在當舖與宋主辭年、是夜設酒相待、主人曰、明年初二

開張、但當舖規矩、凡開張與收當之日、不論好歹貴賤貨物、都要當着其餘平日見貨作價、任你施爲、宴罷辭歸、過了初一、初二早起收拾進舖、上工開張、午後來了八四個、有個搗口紅箱、共說特來當錢、安問曰、要當多少錢、四人曰、我們要當錢四千、安看箱外有紙條封住、上寫四人共當此物存照、知此箱內必有好貨、也不揭開看驗、就書票付錢四千去了、天晚主人到舖清問、今日當了多少貨物、正安以紅箱告之、宋主問曰、內裝何物、答曰、有四人封皮、未曾揭看、主曰、又未鎖、怎不揭開一看、於是將條起了、打開內裡只見是個死娃娃、宋主怒曰、歐正安、你這書呆子、怎麼當個死娃娃來害我、且無論他取與不取、這新年開張、就遇死人到屋也

是大大不祥的事情、好好好、我不請你了、這死娃你自措回去罷、
 我不管你的、正安無奈、只得連箱措回、走到自家門首、見地丁有
 張字、撿起一看、正是在舖內書的、當紅箱票子、也不以為意、周氏
 接住、問其來由、打開箱子一看、才是一個死娃、周氏當時冷氣掉
 心、啞倒息、想說得丈夫來、已經殘了、心裏籌躇一刻、到不如轉憂
 為喜、乃發笑曰、○見死娃、不由奴微微冷笑、安曰、賢妻、你笑我、我做甚麼、笑只笑、
 奴夫君是個書包、我讀的書、去教書、無人請、時運未到、蒙宋翁來
 看承、路路翻梢、誰知道死娃娃、你都當倒、你莫管他、無怪乎、宋老
 翁怒惱心焦、常殘了、焦、又怎的、你和我年已上三十不少、想起來命運薄、
 無有兒曹、常言道人之兒、如已看照、陰隲云、埋屍骸、都有功、

不如把娃娃乾淨洗了、用裙布緊包纏、埋在荒郊、○正安曰、那人
 總要來取的、周氏曰、夫君呆了、明明以娃換錢之計、他取去做甚、
 安答曰、難怪、連票子都丟在我門前去了、不管他、也要候兩日、看
 他來取不取、連候幾日、全未見人來取、旁人都說歐先生上了當、
 其妻見人鄙笑、力勸夫埋了罷、於是夫婦同去、打些溫水來洗、忽
 然肉硬似剛、並且滿身都放出赤光來了、全不似揭開看時的樣
 兒、夫妻大驚、仔細一看、却是一個金娃娃、安大喜道、這下發了財
 哪、周氏道、夫君此意、又沒天理良心了、想此金娃娃、乃是宋主人
 的錢當的、要仍歸宋主人、方才有天理良心、安悟道、賢妻之言有
 理、凡人不講天理良心者、必以為天財、殊不知命裡有終須有、命

宣言抄要 卷三
五
裡無莫強求、忘却天理良心、就不好了、於是將箱指轉當鋪、與主人宋有富、及管號眾人說明、合鋪之人、齊來相看、果然是一個金娃、細看背上有行字、主人宋有富念道、天理良心、塵世盡忘、正安不失、感動上蒼、黃金數萬、恩賜歐郎、官民人等、不得分償、念畢、問曰、歐先生、你送來是何意思、答曰、此物本是主人之錢當的、貨亦當歸主人、宋主人一聽此言、不覺驚訝道、此人無怪皇天眷顧、卽這言語、已知他生平存心行事了、又說道、上天業已賜你、何得歸我、安曰、你真不受、你平日拿錢當貨、有何益哉、宋主人想道、此人世間實在難得、不如將這金人、秤算明白、該值當錢若干萬數、與他合夥、後來必有發達的、遂將此意說明、合鋪之人稱善、正安

亦喜之、不了、卽日算明、立賬合夥、做了三年、正安已得息錢、共買數萬基業、竟成大富、三年內連生二子、長名天錫、次名天富、天錫卽聘宋翁有富之女爲妻、二子聰敏、讀書習禮、亦體字圖、留傳之意、不幾年、二子入泮、同下鄉試、天錫素來文佳、天富字好、弟兄同號、錫與弟改正、遂同中鄉舉、歸家祭祖後、復同下會場、弟兄各號、天富思窮、忽有同號老生、文頗佳、因卷污、富爲之相惜、生乃問其姓、字里居、大驚曰、吾恩主之子、此生乃胡仕元、遂言及乃父贈錢取妻之事、以文遺之、榜發得獲首選、而天錫亦中經魁、富以字佳、大魁天下、天錫榜下、卽放知縣、謝恩後、歸家祭奠先祖、天富言出、胡生與文之事、正安以多金、酌之、胡不受、天富乃聘其女爲妻、弟

兄同日花燭而歐正安三受誥封加封員外郎好不榮耀從這案看來人不怕那們困窮只要存天理良心上天自然保佑的

剖腹換心

龍門縣有一人姓伍名有義其祖父世代忠厚安分守己及至有義情性狡猾奸詐多端見祖父屢被人欺遂操習光棍包攬詞訟凡鄉中有事必唆人構訟以致破產傾家者無數相交一人名李遇春其家富足亦是瞞心昧已唆是弄非二人朋黨爲惡害人無厭就中單說一事適李遇春隣近有一漆光明爲人本分祖業不多勤儉躬耕却與李遇春連界遇春欲圖其業因與有義商量凡光明有事兩邊刁唆與詞告狀不上數年銀錢緊迫日食難度只得請有義爲中將田產向遇春出賣却被楸指不買欲向他人又畏其勢無人敢買只得減價出售及立契時遇春與有義商議界內有喻寡婦田二十畝甚是成水兄有何計可得謝銀十兩有義曰喻家之田在中寫時只統四界豈不喻家之田在數異日喻家來問有契爲憑諒也不怕於是將契寫了外人亦未經意這也不題又道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有義這般欺心天豈不知回家未及三日忽然胸前生一血包疼痛非常日夜喊叫百藥罔效已過一月形容枯瘦無可如何此時心中懊悔却又不肯明言只是啼哭不止一日有一內親名葉正青來家問病探訪致病之由有義泣曰貧親此病大約生死未料說罷淚流不止正青聽得心亦悲切

乃寬慰曰、有病之人、務要保養身體、以貧親想來、親台莫非遭譴、語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親台何不齋戒沐浴、誠心恭敬、寫疏文、當天表白、痛改前非、天神默佑、自然藥到病除、否去泰來、有義聽、得此言、卽書悔文一張、焚香炳燭、對天表其過曰、○扶病體、忍痛、疼、勉強跪定、盡其心、誠其意、特把香焚上、哀懇虛空中、過往神聖、容恕我、伍有義、自把過明、想從前做的事、未免過分、到今日、自知、罪、追悔不能、我祖父、歷代來、忠厚爲本、不欺人、不害人、不起奸心、雖留有田和地、寔少得很、人朴寔、被鄉里、屢次欺凌、受其害、我終、想操習光棍、凡鄉隣、有事務、聞風攏身、巧言辭、要與他、曲直辨論、爭輸贏、弄是非、徒逞口唇、若有人來阻拘、便把城進、害得他、兩家

的、都不安寧、我串合房班上一體、同論、害鄉里、得錢銀、大家瓜分、又結交、李遇春、同心共意、常打夥、在鄉中、獨霸稱尊、這幾年、弄銀、錢、到也暢順、並無人敢欺我、四方聞名、至去冬、爲一事、未免殘忍、也是那、李遇春、害人妖精、他與那、漆光明、邊界相近、總要把他地、方、拿來全成、在平常、使暗計、把他勾引、不幾年、害得他家業、敗傾、漆光明、無奈了、總把我請、將地方、賣遇春、我爲中人、楸指他、假意、說、遇春、不恁他、只得來減價、方纔得行、及至那、寫契時、又拿計、定、喻寡婦、二十畝、一筆串成、紙棺材埋了他、全不知信、又說道、瞞得、人、難瞞、天神、歸家來、不三日、遭了報應、心腹上、生惡毒、分外痛疼、任你、去請醫生、用葯看症、縱有那、補天術、妙藥、不靈、這幾日、磋磨

我苦難受盡險些兒將性命送入幽冥多蒙得葉親翁把我提醒他叫我悔前罪改過自新因此上具香燭對天哀稟眾神聖鑒察我一片誠心從今後受戒規改換心性存好心行好事更爲好人遇着人有事件解散仇恨不刁唆不興訟正直公平望神聖默佑我灾患除盡伍有義沒世裡不忘大恩○訴畢扶至堂前稍坐正青見伊悔過心誠遂日親台對天悔過似乎虛渺無憑刻下白蓮寺關聖帝君正在顯靈何不誠心齋戒前去焚香禱告自有應兆有義聽從遂命人備辦香燭錢財頂禮虔誠焚香已畢不覺天色將晚就在殿中歇宿又道人有誠心神有感應有義正在朦朧之際忽見周將軍從空而下大聲叫道伍有義求神何事有義夢

寐之中上前跪定言道小民俗孽深重致遭譴責惡毒纏身日久不愈今痛改前非祈神庇蔭永遵神教不敢怠玩周將軍曰察爾罪咎深重應斬爾首念爾祖德厚遺澤裕後昆偃月破爾腹割去狗狼心秉彝歸原地謹守毋拋輕說畢提刀將剖有義俯伏哀懇求神另賜洪恩周將軍如未聽一般手執偃月將腹剖開把心割下一泓黑氣遂將黑心換了卽以仙丹敷上有義死而復生立刻止住疼痛周將道爾從今以後務革故鼎新倘仍蹈前轍難逃偃月有義跪地拜謝不已言道若或故犯甘遭譴罰言畢霎時不見有義一驚而醒橫身是汗件件記得清白至天明呼人觀看胸堂果有一線紅痕前疾全愈有義滿心歡喜拜謝神恩歸家與妻言

及剖腹換心之事，遂統合家謹遵神訓，嗣後與人排難解紛，剖斷曲直，正是舉念諸惡莫作，誠心眾善奉行，不題却說李遇春買了漆光明之田，過了新春，便去耕種，且將喻寡婦之田，一並耕種，喻寡婦聞之，去問遇春，春曰：我買漆姓田，一並在數，如何是你的？不信，我有契約可憑，界址清白，豈由霸佔不成？寡婦不敢辨，只得來投有義，哭訴曰：○伍大哥，且寬坐，聽我細嘆，提起了這段事，令人泪漣，想其中有冤情，無處分辨，伍大哥，你與我解釋仇冤，最可悲，我丈夫不幸命短，丟下我三歲兒，名叫玉元，可憐我守孀人，獨腳打戰，上無伯，下無叔，甚是孤單，夫與我遺留田，也不多點，二十畝，插在那漆家中間，每年中收租谷，以爲衣飯，我母子尙節儉，才免

飢寒，不料得到去歲，漆家變產，將田地賣與了遇春，身邊我在家，不知信未曾來看，李遇春做的事，心腸太奸，無故的把我田一筆統管，二十畝，他霸佔，只圖方圓，到今春來耕種，不由我講，我前去拿禮問，恃勢拌蠻，寔傷心，我母子全靠這點平白地，送與他，未見銀錢，我母子這終身飢餓，怎免可憐我三歲兒，難過終年，伍大哥，你如今在行大善，你去年爲中人，必知的端，我望你發慈悲，一言剖斷，使遇春不恃強，把田交還我母子，那時節，感恩不淺，惟願你子而孫，福祿綿綿，○有義，得傷感，即將事概行，就代，遂使孀婦回家，卽命人將遇春請至家下，治酒，款待，酒至半酣，遂曰：李兄去歲所買漆姓之業，契內統管孀婦田地，依小弟如今看來，恐

怕事由人作，天不可欺。不如將田退還，以免後患。遇春曰：如今事怎麼論得理？動不動說爲人不做虧心事，怎得富貴兩雙全？那有到手的財喜，又去退了的道理？有義曰：縱然事由人作，天不可欺。弟曾聞古人有云：爲人不可恃強凌弱，侵佔人田。雖田地家財，人所同欲，然只問命運之好歹，不在家業之有無。命運若好，動作如意，卽白手亦可成家。若命運不好，舉措乖違，縱有金穴銅山，亦歸烏有。曾見多少富的，如今窮了；多少貧的，如今富了。身外浮雲，不必認真。兄台所佔田地不多，倘若執迷不悟，必定興詞告狀。縱兄台口能舌辨，他是孤兒寡母，父母太爺亦必憐恤他。一經審出，豈不弄巧反拙？因小失大乎？所以古云：謀人財物，佔人田，富貴榮華。

有幾年莫道眼前人不見，分明折在子孫邊。遇春說道：官憑印信，私憑契約。縱然告狀，官也斷不得無憑之案。有義苦勸，見他不允，便說道：李兄不言，我也明白去歲承兄厚謝紋銀十兩，今日小弟加倍奉還，不然去到官前，說出寔情，休怪余之不仁也。遇春心中不平，接住銀子，含怒而歸，却說喻寡婦。見遇春不退田地，被隣人壯胆，帶起三歲兒子來至縣中，做了詞狀，前去喊冤。太爺接了詞狀，卽喚有義、遇春、漆姓等對質。遇春還在強辨，却被有義說出寔情。官大怒，將遇春杖四十，枷號三月，代筆者杖四十，枷號三月。田地斷還寡婦，限滿發放。此時遇春家業用去大半，心中惱恨有義，每欲借事報仇，不得其隙。一日隣家會飲，二人相逼，遇春言詞激

厲聲色並進。無端凌辱。有義惟是笑語溫存。並不計較。及至酒醉。遇春掀桌打盃。勢將聞毆。而有義並不回手。眾人勸散。各自而歸。不料遇春惡貫滿盈。歸家未及三日。一夜忽得暴病而死。眾人莫不驚訝。以爲當日設若有義回手交打。則這場人命。定不能免。看來人克遷善改過。自然轉禍爲福。正是忍耐一時氣。免得百日憂。有義自此以後。奉行善事。愈加努力。却說柳真人。見得有義回心向善。亦頗有真心。不知寔行如何。因化爲二丐者。候於途中。待有義來。二丐嚷罵。鬪打不休。有義近前解散。問相打何事。一曰。我乞食數年。積錢數百。借貸與他。誰知他恃橫不還。是以相打。有義勸戒。不必爭鬪。將錢代還。一丐去了一曰。蒙君排難解紛。報答無由。

約以後日長春橋下相會。自有以報說罷。分別而去。一日有義來到橋下。丐兒果在。以棗進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一桃。有義懷而不食。少頃丐者不見。乃知爲神拜謝而歸。至家取桃視之。乃紫金也。喜不自勝。從此精神倍加。鬚眉轉黑。年至一百歲。兒孫滿堂。家屋富有。因恐子姪好訟。作歌貼於中堂。以貽後人。曰。○無事親手寫家論。垂留訓。教我門閭。人生天地在中處。忠孝廉節四大局。士農工商各有路。三綱五常切莫糊。見義不爲無勇誤。勇而無禮定非福。金人鉗口不亂語。三復白圭言如訥。栽培心地莫辜負。涵養性天體貼熟。話到口邊留半句。讓人百步不爲輸。心能容人是大度。學那張公又何如。縱然隣里相欺侮。請起公直來表暴。公直斷

他有錯處。我便休息莫追逐。又道困鳥猶鬪武。何況逼人怎肯服。莫恃豪俠告官府。一費銀錢二費谷。忍得一時氣不怒。免得百年有憂虞。口裡功德須當做。切莫唆弄逞舌毒。暗中取利把家顧。孽錢終歸孽路除。遇人忿爭解開去。口上陰隲如唵佛。爲人體得此言語。金玉滿堂天賜福。○有義朝夕以此歌訓教子孫。舉家忍讓和睦。正是作事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所以克昌厥後。大振家聲。今之好訟者。宜以此爲法焉可。

改心獲嗣

湖廣桂陽縣有一人姓苟名遇春。妻饒氏。以販賣雜糧起家。竟成大業。四十無子。連娶二妾。屢生不育。力行善事。凡修橋補路。建廟

塑像刊碑。他的姓名不在第一。便在第二。他有一庚兄。姓藍名玉。田與他年月日時俱同。又同一鄉。家務淡泊。娶妻熊氏。凡諸善事。肯出心力。倡首。至四十歲時。生有四子。皆聰敏穎異。苟遇春常抱不平之忿。曰。我爲善事。動輒捐錢幾十串。尙不能得一子。藍庚兄遇着善事。不過隨緣布施。又未必出一千八百。他便連生四子。冥冥之中。報應我誠不能釋。然於心。此必神靈未嘗鑒察得到。遂請人作一疏文。往東嶽大帝廟內焚燒。已經數次。忽一夜夢二鬼。近前言曰。我奉東嶽大帝所差。特來迎接善人去遊冥。遇春隨二鬼。走至一處。廟貌巍巍。遂入殿前跪下。只見一人金光燦爛。像貌威嚴。兩旁侍衛亦眾。大神問曰。爾是苟遇春。答道。下民正是。大神罵

日我把你這胆大的畜生些微小善節以怨謗之詞累瀆吾前是何道理遇春叩頭曰容下民細稟○尊大神你在上龍耳細聽下民把來由細說分明自幼兒把善事竭力奉行或修橋或補路我列首名出功果幾十串毫不惜吝為甚的無報應子嗣艱辛我庚兄藍田玉與我同庚年四十生四子伶俐聰明論功果他未出一兩八分不過是肯倡首勞神費心因此上我心懷忿恨不平所以是焚疏文屢瀆高真大神示曰○聽你言不由吾怒氣生嗔你言道幽冥中報應不明殊不知凡為善必先論心心不善那怕你廣出錢銀叫鬼卒你將他引至前廳左廊下最樂院細看分明○鬼卒將他引至前廳左廊下遇春見一牌樓旁懸對聯一幅寫

云惡念莫生自叨神佑善行可作最宜心誠中懸一匾上寫彰善瘴惡四字過牌樓行不數里便有金童玉女手執幢幡寶蓋引至一處遇春抬頭一看只見一帶房屋雲氣騰沸香烟蒸蒸中懸一匾寫最樂院三字又見外廊金字碑無數金童指一碑曰此你生平為善之碑也遇春近前細看乃已平生所出功果分文盡載絲毫爽各項下俱有一心字皆暗昧不明若隱若見看畢又引他至一大殿有無數金匾懸挂殿中金童又指一匾曰此藍田玉大善士之匾也遇春上前細看乃係某回施飯一盃某回施錢四文某回施米半升某回出力掩埋某人等各項下俱有一心字昭若日星朗如燈燭金光四射無處不照童子合掌曰善哉善哉宜其

承証福果克昌厥後也。遇春笑道：此不過些微功果，胡爲稱道不已。童子曰：人生爲善，必先論心。若誠心爲善，雖一飯一錢，可作大善；所以名列上等。如心不在善，勉強而爲之，雖廣捐金銀，不可稱爲大善，所以名列下等。卽如你所爲之善，名列戶外之碑，不得與藍田玉之名同列於殿中者，以其善雖有而心不誠，或人來化功果，奈情面不何才出，或勉強出之，或好名譽而出之，總非本心。是假善言畢，金童復引至大神面前，跪下。大神問曰：爾看分明否？遇春曰：下民看到看了，總不明藍田玉有何大善，而名列於上。這箇道理，大神便分付藍面神取簿來看。不一時簿至，藍面神展簿讀曰：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七夜，有一乞丐老翁，在你槽門，因天

下雪，在此歇宿，呻吟不已。你恐他身死，強逼他走。老翁戰戰兢兢，行至藍田玉門首，將近半夜，藍田玉目見不忍，卽留老翁宿。又捨草燒火與他烤，甌內有飯一盃，乃藍田玉留來。次早吃了好去，趕場。藍田玉寧可次早受餓，拿與老翁充飢。那晚若非藍田玉，老翁又冷又餓，焉逃活命。這一盃飯，其事雖小，其心可嘉，卽此可當萬善。大神贊曰：○爲善先論在心田，心田不正自枉然。盃飯能救乞兒急，一念之善達九天。○遇春曰：這道也是然。四文錢何以又列首善？藍面神又唸曰：成化三年正月二十日，你估住賣炭者，用毛錢四文，炭客拿去買米不來，回身要你掉，你硬不肯。炭客哭泣，正遇田玉走來，問他哭泣何故。炭客曰：家有老母，自從早吃了飯的，

等我買米回去。今天色將晚，爲毛錢四文，搗米不回。我那老母如何餓得過。田玉聽說，即將自己搗米的錢，拿四文與他，寧可自己少搗米一盃，成全此人大神。贊曰：一念之善，寔堪誇。四文銅錢放光霞，贊助孝子養父母。子孫名震帝王家。遇春日這却可美，且問半升米之故事。藍面神又高聲唸曰：成化二年六月天旱，米價陡漲。田玉隣近有一八十老翁，其子出外傭工未回，老翁兩日無米。時田玉搗米一升，聞老翁飢餓在床，命子送米半升。老翁得以未死，他自己與妻兒甘受一頓之餓。成全老翁，大神贊曰：忘已濟人世間稀分米，半升救翁飢。爾時豈無大富者，誰將升合來捨施。遇春日這也算人所難爲，又請問出力埋葬之故。藍面神又唸曰：成

化三年，餓死之民屍橫遍野，無人掩埋。藍田玉目擊，心傷，每日負鋤掩埋，日食一餐，身忘疲倦，可謂盡心之極。大神贊曰：徧野屍橫甚淒涼，掩埋枯骨感上蒼。此日爲善雖微小，他年四子兩侍郎。遇春日啟稟大神在上，未必我生平毫無可取嗎。大神命藍面展簿示曰：成化元年二月，捐錢四十串修廟，石碑刻列首名，出功果後，你已有悔心，後買一跑馬去錢六千，此馬有病，你賣與武童生，得錢四十六千，後因病發來，退你便不肯，即將此錢完功果，是行雖善而心不善也。迄後或修橋，或修路，或塑像，種種功果，所出雖多，而日夜營謀，刻他人之財，以作在己之善，貪財心重，惡念叢生，此後嗣之所以難望，况你所娶二妾，皆有姿色，又屬年輕，是意不在

求嗣而心在歡樂也。遇春叩頭泣曰：蒙神指示，懇乞求嗣良方。大神曰：你欲求嗣，宜往洗心堂去，將貪吝心洗盡，自然天賜麒麟。卽命童子引至洗心堂，神前跪下，遇春偷眼將神探望，低聲問童子曰：此神是我鄉去歲所死之乞丐楊一也，有何功德，爲此大神？童子曰：他雖乞丐，極盡孝道，母死廬墓三年，行習功過格，無論寒暑，孳孳勸人爲善，真可謂善念通天地，誠心昭古今，故爲此洗心之神。遇春叩頭求神洗心，大神卽將寶劍破腹取心，見其心極大，用清潔水一洗，盡皆糜爛。大神曰：此因貪心太重，大壞心田，難以洗濯。你欲求後，除非重生一心，方有生發。遇春再三懇求，神於袖內取一心，極小。周正無偏，遇春曰：我心許大，尙無生育，此心細小，安

望後裔。大神曰：惟你心大，故遭朽敗，此心雖小，中正可表，人能守此世代，絲繆遂將心放入，遇春腹內安好，拜別神人。童子復引至前殿，大神前跪下，大神曰：爾心已換，從今已後，若能真心爲善，終身不怠，當令竹秀蘭香。二童子投生汝家，爲盛世之名臣，作熙朝之股肱，但宜牢牢謹記，聽吾囑託。○從來爲善，只論心不可奸，貪去害人，種種陰功，修在己，絲絲瓜瓞，賜由神，百年渾似三更夢，五夜宜投一念誠。自此慇懃培德澤，兒孫世代享簪纓。○言畢，命二鬼送他還陽，行至高坡，一跌而醒，乃是一夢。前後記得明明白白，心中隱隱微痛，卽命人去請藍田玉到家，備述其夢。藍田玉說道：此乃神聖見庚兄樂善不倦，故爾點破迷途，從此務要真心爲善。

不可懷一毫雜念。遇春從此果然凜遵。視前日所爲。如兩世人。凡大善小善。一切濟物利人之事。悉皆猛勇爲之。行之年餘。二妾各生一子。長名夢竹。次名夢蘭。皆聰明過人。五歲時。便能吟誦。十四歲時。弟兄同入泮水。後又同榜中舉。會試。後來夢竹做京官。夢蘭爲江南巡撫。藍田玉四子皆科甲出仕。長子與三子。一爲兵部侍郎。一爲戶部侍郎。次子與四子。一作知府。一作布政。二家皆與父母請誥封。後遇春與田玉壽享一百零一歲。時先夜夢神人奉上帝旨詔。藍田玉爲江西省城隍。荷遇春爲并州城隍。次日壽期。親友齊至。藍田玉謂遇春日。昨夜夢神詔爲城隍。我二人同年而生。論命一不應得子。一不應享福澤。而今竟如所願者。皆由真心。

向善挽回天命。奉勸諸君子。但得行好事。切莫問前程。人有一分善念。天有一分報應。斷然不爽。如若不然。以我二人爲鑒。觀言畢。一笑而逝。後來兩家子孫。科甲蟬聯。由此觀之。人之爲善而不遽得美報者。皆由善心未真。所以不能挽回天命。若夫假冒善行。沽買虛譽。禍將及矣。遑問美報。人之爲惡而未顯遭惡報者。天特寬容。以俟改悔。果能真心向善。痛自改悔。孽海無邊。回頭是岸。

收債還債

昔晉州古城縣。有一人名叫張善友。平日看經唸佛。是個忠厚長者。娶妻李氏。却有些短見。愛小便宜。不會生男育女。家道頗算富足。其時鄰近有個貧窮人。名叫張廷玉。平日也守本分。只因母親

宣講抄要 卷三
亡故無錢安葬，曉得張善友家中銀錢甚多，起心要去偷些來用。想了兩日，果然去到張家，挖個窟洞，偷了五十兩銀子。張善友是個富家，也不十分放在身上，道是命該退財，嘆口氣罷了。惟有李氏切切於心，說道：「有此幾十兩銀子，做許多事，生得多少利息，怎麼捨得白白的被盜偷去了？」正納悶間，忽然外面有一個和尚來尋張善友。善友聞得出去相見，問道：「師傅何來？」和尚道：「老僧是五台山僧人，爲佛殿損壞，下山募化了百十兩銀子，未便攜帶，一路訪來，聞得長者好善，是個有德的檀越，特來寄放，待別處募化齊了，一並取回山去。不知可否？」張善友道：「這是好事，師傅只管寄放在此，萬無一失，只等師傅事畢來取，就是。」當下把銀子驗明白，點計件數，拿去交付李氏收着。出來留和尚吃齋，和尚推辭而去。且說李氏接銀在手，滿心歡喜道：「我才失五十兩，這和尚就送了一百兩來，豈不是補還我的缺？」就起心要賴他。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岳廟燒香求子，對李氏說道：「我去要耽擱幾日，恐防五台山和尚來拿銀子，便交與他，且留他吃頓齋，也是你的賢惠。」李氏道：「我曉得張善友自燒香去了，後五台山和尚來取銀子，李氏竟賴道：『我丈夫也不在家，我家也沒人寄銀子，師傅莫非認錯了人戶。』」哦，和尚道：「我前日親自交付張長者，長者收拾進來，交付安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我若見你的，我眼裡出血。」和尚道：「這樣說來，是要賴我的。」李氏又道：「我賴了你的，就墮一十八層地獄。」和尚

見他賭咒明知不肯還了，要與爭論，又是女人家，又不便，沒奈何，合着掌念聲阿彌陀佛，我是十方募化來修理佛殿的，寄放在你處，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賴了我的，曉不得來生要還賬嗎？悲恨少頃而去。各位你想和尚這銀子，是十方化來補修廟宇的，豈可賴得？勿論銀子，就是寺上草木，亦不可亂弄，所以古詩說得有：林中一疋草，世主休要討，一日三分利，子孫還不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凡四鄰人等，俱當慎之。且說張善友回家，問起和尚的銀子，李氏竟哄倒丈夫，說：「剛你去了，他就來取，我業已還他去了。」張善友道：「既是這樣，也完了一件事，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子之後，家私遂如火燬，既長成七

八歲，李氏復生一子，共是兩個兒子，大的取名曰乞僧，小的取名曰福生。那乞僧長大，極會持家，披星戴月，早起晚眠，又且秉性慳吝，一文不使，只想掙錢。那福生却與他哥哥的性相反，每日只是吃酒賭錢，開娼妓，待娃娃，收的錢，盡皆亂使亂用。乞僧見了這錢，是他辛苦掙來的，好不心痛，就鬧分家。張善友只得做三股分了。那福生見無拘束，越是浪費，不上一年，就莫得了。又要分爹媽這半分，不久又使完了，便去皮拌哥哥，不由他不應承。連哥哥也擺佈不來，那乞僧是個掙家的人，氣不過，遂得下疾病，臥床不起，求醫無效，看看至死。張善友暗想：成家的倒有病，敗家的倒好。五行中如何這樣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苦在心頭，說不出口。

那乞僧氣盡已成，竟自死了。張善友夫婦痛哭不已。那福生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家私，樂得是他受用，一毫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越發舍不得乞僧，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生也沒有些苦楚，帶着母服，就在花街柳巷，逐日胡混。不久得下癆病，又看看要死。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就是敗家的，留得個種也好。正是前生註定今生案，大數難逃十限催。那福生一氣不來也死了。張善友雖平日不愛此子，今見二子皆死，妻亦亡，不由他不痛哭。自道前世不知作甚惡，才受此果報，沒得下稍，一頭憤恨，一頭想道：我這兩個孽種，是東岳廟求來的，今日被閻君勾去了，未必東岳大帝都不知道，代我到東岳廟內哭訴苦情。或者大

有靈叫閻王放我一子轉來也。未可知各位，這也是悲苦無聊。

想了果然。次日張善友將福生不忙入棺，來到廟中神前。

道：「我為人也可自信，並未曾壞良心，以惡為能，居處恭執。」

言而有信，憫人凶，樂人善，救危濟貧，每日裡念經典，也把葷菜出功果，並未曾吝惜錢銀。為無兒，在神前許過愿信，上紅袍，又豎立桅子二根，蒙菩薩施憫，隱威靈顯應，才生下兩個兒。乞僧福生既得子，就該要不生毛病，却原何年輕輕俱喪幽冥。論福生好嫖賭，日夜胡混，得癆病早死了，也不傷心。大兒子做活路，勤扒苦拚。閻王爺要勾他，所為何情。李氏妻一見得哭昏幾陣，眼出血，咽

喉破又把命傾丟起我受孤單日夜愁悶難道說東岳帝全不知因看起來做好事也沒有勁這冤苦何一日方才得申望神聖將三魂叫來一問問明了這冤孽死也甘心○張善友訴罷哭倒在地一陣昏迷朦朧之間忽見一個鬼卒走來對他說道閻王有召張善友道我正要見閻君隨了鬼使竟到閻君面前閻君道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岳位前怨恨於吾張善友道非是小民怨詛只是我妻與兩個兒子未曾犯甚麼罪過一時都勾了去有此痛苦只得哀告大帝作主閻王道你要看你兩個孩兒麼叫鬼卒喚將來只見乞僧福生齊到張善友喜之不勝先對乞僧道大兒呀與我回家去乞僧道我是你甚麼大兒我乃是當初的趙廷玉只不

該偷了你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倍利錢還了你我與你不親了張善友見大兒如此說又向福生說道小兒快與我回家去福生道我是你甚麼小兒我前身是五台山的和尚你瞞了我的銀子我今收足了與你也沒相親了張善友吃了一驚道如何我少了五台山和尚的銀子要問過李氏方才明白閻君曰張善友你欲見你的妻子也不難叫鬼卒與我開了獄門將李氏拿來鬼卒應聲而去只見押着李氏披枷帶鎖而來善友問道你爲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夫君要問此事爲妻好不苦也謳提起了受罪事珠泪難忍我夫君聽妻子細說分明你在生有個甚麼罪在生前不該賴銀子幾錠你在生又不該那個的銀子你又賴了那個的哪就是那五台山寄放僧人

你說還了嗎。我不該起貪心，咬牙不認。這才是他寄放在反罵他，冒失

鬼瞎了眼睛。那是我親手收的，你他也會說：夫君親手收定一件

件，看過了，交與妻身。本是他又為都只為那夜晚，夫妻睡淨，被

賊盜偷去了五十兩銀。那是我們該折財是妻子壞良心，主意打

定欺負他，出家人無有才能。多銀子他肯走我見他不肯走，坐倒

在等無奈何，發假愿，哄出門庭。噫，愿都是亂發得的我說道：見銀

子一家死盡。到你如今你看好不好還要受地獄苦一十八層。你

又是何只說是養身咒，諒也不准誰知道。虛空中暗有神靈。這味

才曉得呢自那日大兒死，就害毛病，請醫生來用葯，總不安寧。數日後

見鬼卒將我鎖定，有牛頭和馬面，好不驚人，拉上去見閻王，罵了

一陣。又罵的是他罵我不要臉，狠心婦人。罵你就該打之在地獄

中，諸苦受盡，拋刀山下油鍋，好不傷情。這是我自作孽，遭了報應。

望夫君快救我，出了火坑。○李氏哭罷，扯着張善友大哭，閻王拍

案大怒，張善友不覺驚醒，才知是夢。到陰司會着一家眷屬，記得

明明白白，可憐人生在世，甘願自己受奔波，受勞碌，受熬煎，飢不

忍食，寒不忍穿，甚至壞盡心術，打盡主意，無非想多積銀錢，多買

田產，以待子孫後來衣食。誰知人生兒女，概是宿世冤家債主，哭

他何益。正謂兒女眼前冤，脫却是神仙。不如棄了家業，施濟鰥寡

孤獨，各自了道修行，以脫沉淪。果勤苦修練，記功記過，後來功圓

行滿，得為仙真。從此看來，人生總要培德修善，自有好兒孫，自有

好結局若瞞心昧已只知貪戀銀錢爲兒孫作牛馬及雙眼一閉方知一文難帶惟有惡障隨身悔何及哉不肖兒孫得你銀錢誇他福分你在陰司受罪他在陽間毫未念及人當善爲思焉可

冤枉話

莫逞雌黃四座聽

須知守口要如瓶

揚人善事隱人惡

出好興戎古有銘

道光年間湖南武陵縣離城五十里許有一人姓韓名莖居於大路之旁小地名新瓦店宅舍與店隔壁其人素性誠懇常做挑販買賣有妻董氏容貌嬌艷持性端嚴韓莖出外貿易有數月未歸董氏在家閉戶綉花紡績每日禮拜 觀音大士神像當時少年

狂妄偷香之輩俱欲挑誘私淫皆不可得適有一富豪子弟蘇三深悅董氏之色欲與私通未得其便遂暗拿銀錢買活隣媪朱么娘去探討董氏之意且說朱么娘是個葯婆口舌伶俐慣做短媒一日受了蘇三之賄託故去到董氏之家談了幾句閑話遂道韓大嫂韓大哥出門貿易丟你在家孤床獨枕幾月都不回家看望想來此人的心腸才毒董氏答道想男子志在四方久不歸家無非爲利纏身朱么娘大笑道我說不是爲利纏身怕是爲色纏身董氏問道怎麼是爲色呢么娘說如今的男人在外相交的婦人比自家夫妻更恩愛些董氏道男子在外縱要相交婦人也憑在於他何必管閑事么娘大笑說道韓大嫂呀你才憨啣他都曉得

在外相交人，你在家就不曉得相交人嗎？董氏正色道：「么娘說在那裡去了？想男子以聲名為大，女子以貞節為重。若是不守貞靜，失身敗節，何足算人？豈不與禽獸相同？婦人能全貞節，上天歡喜，神鬼敬服，必得無量善報。」皇上知道嘉旌表，建牌坊，死入節孝祠，享祀萬代，何等榮耀。常言道：「女子從一而終，烈女不嫁二夫，再嫁且不可，何況去做無廉恥之事，豈不遭萬代罵名？」么娘聽了這話，自不知趣，反哈哈大笑說：「你莫說得這樣乾淨，那個年輕之時，春心不動，你有心腹之事，只管對我說，我是慣行方便的。」說了又哈哈大笑。董氏是有節操的女子，聽得這一席話，急得心頭火發，大罵道：「諷賤婆說話真惡我，枉自年紀大得多。」我年紀大未必那

進屋來到我家坐，一張嘴巴像菱角。嘴巴生成是不講貞靜與善果，孝順和睦你不說。那些話講起才莫勁談叙正經不然諾，總講風流那過脚說些淫邪播弄我，我不像你老賤婆。學得我都烈女書卷我讀過，立志要把古人學，題起風流口笑破，好不羞煞你祖婆。看你不是正經貨，少時定是娼婦婆。你又是神仙，惹得奴家冒了火，兩手撕爛你嘴角。撕不得啲，我靠這嘴巴討飯吃，我不罵你不知錯，說得高興難煞攔引壞閨門，有罪過死在陰司把舌割。你這嘴巴慣懂禍，從今我家莫踏脚。○朱么娘被董氏這一陣罵得無言可答，抱頭鼠竄而去。且說道：「光庚寅年，正值六月，天氣暑熱之夜，董氏在燈光之下解衣沐浴，誰知隔壁店中有一少年惡客，名叫魏銘，在那壁隙縫中，

窺看見得董氏遍體肌膚白如冰霜，惟左臀上有一黑痣。次日往前途旅店歇宿，遇着幾個知己朋友飲酒閑話之間，問及魏銘昨夜安宿之處。魏銘遂將所歇處告知，那幾人說道：「那店隔壁有一婦人，果然算得貞節，無人把他引得動的。」魏銘欲逞自己風流，遂誑言說道：「列位哥弟俱請坐，你聽我把實話說。貞節婦人是那個，你們才是憨腦壳。你未與他相交過，把他貞節信得確。你們花錢祇一錯，怎麼當得要二哥。你不如我放得頗銀子花了一大陀，因此久已相交，我實不相瞞對你說。」他本是個貞節婦人，你才扯誑誑人。我非誑你，那一個身上暗記我摹着。他身上是個甚麼，記你講看。生了黑痣一大顆。生在那處，那一生在左腳大腿窩。噫是老是話呀。說我扯誑哄別個，這下是不是真。

確論嫖我把首席坐，硬比你們行家多。○正說之間，誰知韓莖自遠方貿易而歸，同歇此店，兩不相認。一旁聽魏銘這篇誑言，信以為真，心中大怒，欲歸家殺妻，以洩其忿。轉念一想，因奸殺妻未得，奸夫官必治罪，此事不妥。是夜睡至三更，展轉不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才是脫身之計。忽然想道：「我今歸家，要往岳父門首大路經過，我今悄悄從小路避過岳父門首，回家殺了這賤人，然後假粧在外初歸模樣，候至夜深，才去岳父之家叩門，岳父必留我歇宿。次日挽着岳父同到我家，此時屍身必定冷硬，岳父必不疑我，豈不是個脫身妙計。」韓莖算計已定，次日黃分之時，身藏利刃，一把避了岳父門首大路，潛地歸家，意欲登門殺妻。誰知觀音大士

喜董氏守貞不邪，又憐他受冤，遂化成一個幻身，與董氏面無異。開門迎接韓堃，韓堃見是董氏，一刀砍去，只見董氏頭已落地，屍隨跌仆。韓堃將刀置於地下，急忙抽身躲了，又說觀音化身替董氏當了一刀之苦。董氏猶在房中綉花，不知有此事。且說韓堃候至夜靜之時，將行李仍揣在身上，走到岳父門前叩門，仍粧成在外初歸形狀。伊岳開門見堃，果然畱在家中歇宿。岳母愛堃之心，殷勤，次日天猶未明，殺雞一隻，款待韓堃。韓堃此時正是爲人若做虧心事，自家有病自家知，只是心忙意亂，行坐不安，急邀岳父同歸，希圖脫身免禍。岳家一心要畱韓堃早膳，兩下爭論未妥。岳父道：你旣念家之心切，我命雇工先去你家中看問一番，可否韓

堃心中暗暗喜其得計，遂答道：若是這樣也好。伊岳父急命雇工去到韓家，董氏出問所來何事。雇工曰：韓大哥已回，你父家叫我先來問安，遂不別說。此時韓堃不慌不忙，與岳父漫漫飲酒閒談。那知一餐早飯，吃得日上三竿，此去離韓家不遠，不覺雇工去而又返。翁婿猶在席間，問及雇工說道：家內清吉無恙，又述董氏曾出問來意。韓堃聽了，心內暗暗驚疑，心想明明頭已落地，爲何仍然全生，少刻席散，辭別歸家。見董氏喜笑相迎，全然不知昨晚之事。韓堃不解其故，心中越加驚駭，又不便問。迨至日當午時，韓堃焚香於大士神像前，忽然神像頸上啣刀墜地，神像折爲兩段。駭得韓堃汗流挾背，心中半明半暗，想道：莫非那客是誑言，正在驚

疑未定。勃然聞得半空中霹靂响亮。不知何處來一人。跪在新瓦店門前。驚得店中客商齊來爭看。祇見那人口中嚙嚙囁囁。霎時大聲唱道。詎魏銘跪地泪自墮。悔恨做事太差訛。生平好講別人過。無中生有起風波。口口要把人惡播。只圖笑話取眾樂。說來眾人喉笑破。誰知造下大罪惡。列位善人兩旁坐。我把從前口過說。常關鬼神與因果。又道陰司無閻羅。晴雨我把天怨過。行路又罵地坎坷。鄉鄰有事來向我。我在兩邊去挑撥。若遇婦女路上過。開口就是講錯薄。我與朋友閑談坐。專把閨闈來戲謔。看見老漢罵燒火。使他婆媳把孽角。對門有個張小伙。譏誚他是尖腦壳。他信爲真氣。不過回家偈妻挂一索。隔壁么姑摘菜果。說他去把情人

約。婆家聽得大冒火。丈夫寫了退婚約。前此口過天容我。又把這回過來說。那日貿易在此過。看見董氏貌溫和。夜來去到店房臥。睜眼在那壁縫。看見董氏點灯火。霎時又把衣褲脫。洗澡在那腳盆坐。一身肉白像雪陀。見他左臂痣一顆。常把此事記心窩。前番旅店遇眾夥。都稱董氏節烈多。我便把誑扯。一個將他貞節來鄙駁。說他暗地相交我。往來數次會苟合。怕把眾人哄不過。將他身上痣來說。只道講笑是小可。誰知他夫暗聽着。信以爲真就冒火。要把他妻頭首割。觀音變化人一個。替得董氏頸項脫。今日我才把午過。幾位大神好凶惡。一個把我頸項鎖。一個拿鎚打腦壳。罵我生平造口過。數我罪惡滿江河。會說董氏冤枉過。要我與他

分清濁押我跪地表了過陰司還要把舌割奉勸世人莫學我忍
口莫把是非說莫怨天氣晴如火不嫌風雨太落多陰陽乖錯怪
誰個都因造惡犯天和莫謗地獄與因果聖賢格言莫闢駁風俗
顏敗難結果聖諭因果挽頽波休把閨門貞節墮婦女名節重山
河遇人口角莫刁簸骨肉相殘須勸和莫笑殘缺並瞎跛天地生
成莫奈何莫說風流將人播敗壞人心是淫惡莫笑善人有過錯
月亮尚且有缺角休彈工匠藝不妥須知一家靠生活人非聖賢
誰無過須要揚善而隱惡若肯勸人為善果口中造福也居多苦
口排解息人禍子孫發富又發科○勸畢自將舌子抓出七孔
血而死此時眾人與韓堃方知董氏貞節被魏銘誣言所誣是

韓堃夢見閻君大罵魏銘敗人名節顛倒是非即命敲牙割舌後
再受諸刑又叫韓堃說道爾誤聽人言舉刀殺妻幸觀音化身相
救不然險些誤殺好人念爾妻貞節自守又遭冤誣賜爾貴子光
爾門庭彰守貞節之報爾回陽去務要宣說報應以勸世人廣行
善事夫妻和睦勉妻堅貞異日必有善報韓堃聽罷一驚而醒此
道光十年之事特錄此以為近日好談閨闈好說冤枉話者戒

命相連

昔徽州有一人姓莫名禮自幼俐齒伶舌往往以叶後語撮薄話
譏誚於人無知之輩誇其能言正人君子惡其多嘴常以語多莫
祥責之故方境人以莫得祥呼之其家富足娶妻李氏所生二子

祖父三代好善蔭及得祥有封王拜相之職誰知此人爲利所迷不思上進每每言及祖父不會治家受祖業三百餘畝久年未曾置寸土尺地若是我後來當家理事豈止如此不數年他祖父母相繼而亡其後治家與祖父大不相同正是古語有云長江後浪催前浪一輩新人趨舊人或出或入盡是大秤小斗堆利盤算利已損人無所不爲越數年果成巨富論他所作所爲之事一時難以枚舉却說他有一老庚姓吳名天良爲人忠厚老成言行不苟聞聽莫得祥貪婪無厭刻薄不堪一日來家說道庚兄呀如今年歲欠豐米價陡漲各州府縣官員出有曉諭發倉穀又勸富戶樂捐賑濟我想庚兄家有餘積倉有餘粟何不拿些來減價發賣一

則濟窮民於困苦二則行陰德與兒孫你道好也不好莫得祥聞聽此言答道老庚好不曉事難怪你不發財豈不聞俗語云穀黃米起價我那谷子要賣一個錢一顆的說甚麼拿來做功德老庚我想如今世上那些事一概都是假的只有一件才是真的吳天良問道那樣是真的莫得祥答道肚子餓了是真的依我說來人生在世多買田地廣積銀錢方團中誰不稱發財考者肥鼈老官那個不尊仰誰個不稱羨吳天良聞聽此言說道若依我想人生百年終歸一死若在陽世一文不施半文不捨及到面一伸米都帶不得一升莫得祥一聽此言說道老庚我想陰陽無二理陽間講錢陰司還是講錢生前有計庫死後做道場閻王要錢與他

三串二小鬼要錢。與他二百六。有過問成。無過無過。送至天堂。成仙成佛。豈像你井底之蛙。小兒之見。出此迂酸之言。大天良。乃是個短於言詞之人。被他說得無言可答。彼時說道。我昨天在日興場做生易。那方宣講大行。武聖帝君顯化。作得有一篇淡財歌。老庚你可願听否。莫得祥道。庚兄請講。總要好聽。吳天良道。老庚請聽。○南來北往。走東西。看得人情太痴迷。個個都是爲財利。喪盡天良。把心欺。爲父貪財。傷天理。損陰薄德。害後裔。爲子貪財。滅倫紀。不顧爹娘。損子妻。爲兄貪財。欺幼弟。富家不公。把私積。爲弟貪財。起私意。說他人少。要分離。爲夫貪財。多見細。支妻賣米去製衣。爲妻貪財。客不喜。恨夫施濟。作善基。婆專把粧奩治。

若無賠嫁。便愁眉。媳婦又將私積起。絲毫不與公婆知。嫂嫂又喂猪一口。弟媳私養一羣雞。一家大小各顧己。這個傲東。那個西。不。是吵鬧。就使氣。你看家道。怎能齊。若是大家不貪利。自然和氣。藹門楣。不但家人失和氣。而且天下亦如斯。士子愛財。將書棄。攬子作証。使心机。農夫愛財。見小利。搬人邊界。挖生基。工匠愛財。造假器。暗地還將材料匿。商賈愛財。生巧計。以偽雜真。把人欺。和尙愛財。打主意。修齋辦會。誑愚痴。道士愛財。經妄許。許經不唸。哄經資。醫生愛財。貧不去。延人疾病。索謝儀。卜者愛財。稱靈異。妄斷禍福。取重賞。富者愛財。放大利。收租不讓。反勢逼。貧者愛財。沒廉耻。騙駝詐。搯無休息。鄉黨爲財。爭訟起。宗族爲財。生嫌疑。親戚爲財。失。

了義朋友爲財信也稀。萬般都是爲財利。那有貪財得安逸。也有火燒並水洗。也有官非常不離。也有橫禍平空起。也有人口不清吉。也有百事不順遂。也有六畜喂不齊。也有家貧如水洗。也有後代少飯吃。也有兒孫不爭氣。也有無嗣絕後裔。也有人人無田地。也有有錢無用地。也有夫在受磨礪。也有妻獨守孤幃。看來都是爲財利。財利不就反慘悽。惡報來時難逃避。船到江心補漏遲。勸人莫道我未必。報應從來不差移。請把世間看仔細。幾人能有百年期。縱有家財帶不去。苦苦刻趨有何益。莫說無錢怕餓死。死生富貴天轉移。莫把財來算。又算天豈由人巧計施。况貪從無多得理。不貪何曾少了些。命定歸你終歸你。天欲與誰方與誰。生前不

遵聖人語。死後徒向閻君泣。那時方知悔晚矣。何不及早回頭思。田地房屋非真趣。金銀財寶是假貽。百年難見兒和女。黃泉路上誰是妻。人生世上一場戲。爭財謀利一局棋。戲散棋收終如此。迷者識斯自不迷。○吳天良吟畢。莫得祥說道。老庚這歌。乃是那些無事之人。作起哄惑人的。正言之間。家人將酒菜端至席上。莫得祥道。這才是真正的。老庚請多吃幾杯。那些空話莫說了。天良見其不聽。亦不再勸。飲酒畢。告辭回家去了。這話不表。再說天良。乃是一個做買賣人。一日聞聽人言。揚州布疋甚貴。不如買些布疋換銀錢歸家。豈不甚美。主意已定。就買了三挑色布。請人挑至揚州。一日將至揚州地界。路過涼風嶺。遇着一夥強人。將布疋搶去。吳天

良此時束手無策，只得呼天流涕，哭道：「○吳天良站山嶺，珠泪滾滾，哭一聲，老天爺，若沒眼睛，論生理，我平素存心本正，或買進，或賣出，並未欺人，爲甚麼這一回，遭此報應，遇強人劫掠去，絲毫不存，走江湖，出遠門，情不自禁，都只爲家貧困，衣食難尋，無奈何，邀親朋，相湊資本，販布疋，下揚州，只冀賺銀，又誰知，中途路，賒個罄，盡回家去，又怎對親戚鄰人，這苦命，留在此世，有何路徑，到不如尋自縊，去赴幽冥。」○吳天良正哭之間，忽來一老人，鶴髮童顏，上前問道：「你家住那裡，姓甚名誰，在此哭啼，所爲何事？」吳天良答道：「在下徽州人氏，姓吳名天良，販布爲業，今日行至此處，偶遇強人，將貨物盡行搶去，如今身無半文，叫我怎樣回家，老人聞聽此言，說

道：「不必啼哭，我今指你一條去路，此去三十里，有一聚寶山，山下有一金錢洞，洞中金銀無數，若遇落泊之人，只要爲人公平正直，洗心滌慮，虔備香燭禱告，自有金銀賜汝，若發達之日，加倍奉還，不可有誤，言畢，老翁忽然不見。」吳天良聽得此言，卽備香燭，來至聚寶山前，抬頭一望，見山下果有一洞，約高丈餘，洞門儼然似錢一樣，中有一方眼，吳天良將香燭點起，四禮八拜，祝告已畢，往內一觀，果然金銀無數，吳天良思忖一會，此是神靈之銀，不可多取，用手往內取銀二三錠，約有五十餘兩，將貨物買來，四處發賣，正是利如曉日騰雲起，財似春風送雨來，數年之內，賺銀二千有餘，從此發達，莫得祥，聽說吳天良發了財回家，不免去至他家，問他

宣統抄本 卷三
怎樣發達的，那一日，去至吳天良家中，問道：老庚呀，你我數年未曾會面，不知你作何生理，才賺許多銀兩？吳天良答道：寔不相瞞，我那日取布至揚州，得遇老翁指示，聚寶山、金錢洞取銀之事，說了一篇，莫得祥聞聽此言，喜在心中，回家即辦些布疋來至揚州，訪問聚寶山、金錢洞果有此事，即備香燭來至洞前，祝告已畢，往內一看，只見霞光燦爛，金銀滿洞，心中想道：我不免跟錢眼內闖進去，將金銀盡行盤出，請人挑回家中，豈不把徽州田地買完，富蓋一縣，說畢，就向錢眼扒進去，儼然別有天地，左顧右盼，不覺天晚，欲出不能，就宿洞中，將寢，忽聞唧唧之聲，莫得祥起視，則見少婦同一老嫗執燈前來，說道：聞君寂寞，特來陪伴，望君勿棄言罷。

嫗即轉身，莫得祥喜出望外，正是蜜蜂見花真戀戀，蝴蝶戲草豈休休，二人從此朝歡暮樂，忘其所歸，那知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日美人正在梳粧，菱花對照，莫得祥近前一照，吃了一驚，怎麼髮白面縐，自思：我一生為財而來，闖至洞內，不覺老之將至，於是商議美人束裝金銀，辭別起程，行至洞口，只想闖出，怎奈負銀太重，將頭伸出，誰知被銀拌住，力不能支，欲出不得，欲捨不忍，進退兩難，忽見一人手執香燭前來，視之，乃是他老庚吳天良來還金銀的，天良一看，見是莫得祥，說道：老庚呀，你怎麼也到這裡來了？莫得祥見問，遂將進洞取銀之事迹，述了一篇，我如今進退兩難，望老庚救我。吳天良說道：老庚呀，你心太厚了，此乃仙洞，金銀亦是神

靈掌管誰叫你闖進去的這個時候望我打主意救你這也不難
除非教你兒來請人宣講 聖諭可也莫得祥聞言說道此事煩
老庚回家與兒說明就言我爲財所陷命在危急速請本處講生
左東山與善亭及各位先生前來方可與我滅罪消愆不然性命
有虧吳天良告別回家將此情對他妻兒說明他妻兒聞言說道
我原叫他莫去他總不信我怕他死在那錢眼裡吳天良道庚嫂
盟姪呀他雖貪財他掙一千一萬未必他拿到土眼去不成還是
你們享受此回你們還要與他打主意才好他子卽請先生一同
來至洞前宣講數日男女擁擠聽者如市講到講鬆了仍是不
出來這又如何是好那些講生說道我們不過引導要你自己真

心改悔方能脫身若再不悔心縱講何益於是莫得祥撫着錢眼
哭道○錢錢錢我未把你嫌賤我未把你看淡原何把我緊緊拴
使我子也不能見妻也不能歡陪我於此心荒意亂自悔自恨錯
當年我只想富蓋一縣當一個發財老者肥鼈老官誰知被你陷
錢錢錢你是個害人的冤家纏人的妖艷把一些青年子弟哄得
你鬚髮皓然還割不斷皆由其不知利害未能自加驅勉我今受
陷對眾嘆把錢來由說的端聽之於耳記之心間免被他纏莫被
他牽錢錢錢你本是國寶流源萬事你當先堪羨你內方似地外
圓像天無翼能飛無手能援周流四海通用無邊錢呀有了你許
多方便沒了你許多熬煎有了你精神康健沒了你坐臥不安有

了你夫妻和好沒了你夫離妻散有了你親朋尊仰沒了你骨肉
冷淡錢呀見幾多登山涉水見幾多雞鳴看天見幾多拋妻別子
見幾多忘却椿萱見幾多遊浪江湖見幾多千里爲官見幾多爲
娼爲盜見幾多晝夜要錢錢呀說甚麼學富五車七歲成篇說甚
麼才高北斗文崇邱山說甚麼聖賢明訓朱子格言說甚麼窮理
盡性學貫天人
有錢時人人欽羨無錢時個個避嫌錢呀惟恨你
心太偏愛的是富貴惡的是貧賤看來有無都被你挂牽錢呀你
不是明鏡你不是金丹到有些威力衡權能使人掀天揭地能使
人平地登天能使人傾刻爲業能使人不第爲官能使人到處逍
遙能使人陸地成仙能使人顛倒是非能使人癡漢作言錢呀因

此上人人愛個個貪無時不將你聖念錢呀人爲你沒了天理人
爲你用盡機關人爲你敗壞綱常人爲你無故生端人爲你忘却
廉恥人爲你冷炭起烟人爲你捨死忘生人爲你平空作顛人爲
你天涯遍走人爲你晝夜不眠錢呀人人都被你顛連出言你爲
首興敗你當先興也是你敗也是你而今識破你機關你去我不
煩你來我不歡從今後再休說有錢無錢錢呀你易我難大限來
時買不還人人都一般奉勸塵世人快快早看淡免被他顛神亂
志廢寢忘食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苦苦結下冤若像我此時田
地在那邊錢在那邊妻兒誰肯來救援雖然在把 聖諭宣不遇
略略鬆活點或出功果或修善每每多祈己身安各顧兒孫各自

變誰念年老受熬煎早知如此這般恠不該往這錢眼闌如今知
悔悔不轉要出此關難上難先前老庚將我勸反說他拙反笑他
酸人生只要有這錢誰知是禍端害得我心血用盡害得我皓髮
蒼顏不能出此關被他緊緊纏世間發財老者肥釐老官請看請
看莫得祥定會死在錢眼邊○哭畢氣絕而死眾人都言他該當
如此正是古語云爲人不必苦貪財貪財之時天降災與其有錢
人不在不如人在少貪財其子將屍首盤回安葬已後無人管束
在外日嫖夜賭不尙數年把一分家私搞得乾乾淨淨爲乞丐而
死你看這吳天良爲人忠厚已成巨富子孫繁衍世之貪財愛寶
者可不以吳天良爲法莫得祥爲戒哉

王連環

明朝山西太原有一孔姓兄學詩弟學禮弟兄極其友愛俱讀書
兄入文泮弟未上進學詩以教館爲業品行端正好談陰陽學禮
極其恭敬但素性好打紙牌兄以至誠待之並未曾責罵一句每
逢學中朋友開酒打牌或二三更不回詩便候至二三更每次叫
門詩多在門內拱候輕言細語體飢問寒學禮每見兄如此自知
慙愧以後便把牌戒不但弟兄相愛且妯娌亦極和睦嫂嫂曹氏
弟妹魏氏凡飲食衣物你推我讓但惜俱無子嗣弟兄互相憂慮
此時學詩已三十八妻曹氏每勸夫娶妾詩絕不應允曹氏遂悄
悄託人說那王家子女年約十七八歲財禮未過早被弟學禮訪

看入館告兄曰賀喜哥哥詩曰何喜之有禮曰賀喜哥哥又討一個嫂嫂詩曰二弟此話從何而來禮曰業已講定專候抬親過禮兄還不知嗎詩曰此必是你嫂嫂所爲兄要歸家問過你嫂嫂才是道理及回問妻曹氏果有此事詩嘆曰你們坤道家那知男子漢的心事○夫妻本是前生定赤繩繫足才結婚祖宗禋祀原要緊都望有兒接後根世間人心不一等有兒無兒扯不平有嫌兒多難得引丟兒丟女豈可憐也有無兒真沒興三妻四妾不見生看來兒女各有分萬般由命不由人你我前世損德行今生孤獨才有因正宜極早好修省多行好事培補心或者皇天相憐憫早賜貴子跳龍門莫愁夫婦四十近八十公公產麒麟王家姑娘

尙嫩好比我女一般人夫老妻少也不稱平白佔人一女親賢德妻聽分明將夫言語自思忖與其喪德神人恨不如死去做孤魂○曹氏聽得此言急忙將夫意告於王家教他另配名門王姓亦不深究以後不題又過一年尙然無事曹氏愈加憂慮忽一日有個媒婆張大腳來家問妾順口問道大先生娘子今年要做媽了嗎承張媽媽問我們沒得那個命何不討一個小一來接起後二來幫襯些茶飯你也得享些清閒曹氏道去年定了一個女親因你大先生不肯就未接成不然今年怕要做媽了張大腳道不講女親就講過婚只要他有後我作成一個與你才二十二歲人婆家姓蔣娘屋姓白名叫白金花前年才死了丈夫曹氏道那是我白姨娘的女他

官書抄要 卷三
有兩歲多個兒聽說要立志守節，那們肯嫁。張婆信口道：「特意託我訪人，若講到大先生嗎，必定如意的。」曹氏道：「若講成了，謝你五兩銀子。」張婆聽說謝銀子，滿心歡喜，就帶笑道：「那們講銀子去了，只要事成，倘若成了，拿甚麼與他爲憑？」曹氏道：「我有白玉連環一套，是祖籍留下的，權且拿去做個手記。」張大脚收起玉連環，討些禮物相偏出門去了。正是媒人脚搽油，這頭溜那頭，路上邊走邊想道：「銀子到有五兩，不知是陰卦陽卦，走至蔣家，正遇他婆婆拜佛去了，只有白金花與妹在家。」一見張婆，歡喜接進，烟茶已畢，張婆假意憐恤道：「白大姐呀，聽說前年把蔣先生又去世了，金花道：『我的命奔得誰？』當時就流下泪來。」張婆道：「死了丈夫，莫埋怨，十

字路上有萬千，人生在世，一夫不到老，二夫不到頭，又怎結局？常言道：「男子無妻家無主，女子無夫寸步難。」白大姐呀，我們四十多歲來了，男人兩三天不在屋，心裡都是欠倒的，虧了你青春年少，就把男的死了，那們過得日子？我想起替你心都痛了，金花被他一陣說，越哭得傷心，張婆也假意哭道：「可憐你有句話，都沒得說處，兩娘崽孤孤單單，不曉得流了幾多的眼泪，若是老身早就嫁了，何苦儘倒守着他這堆臭狗屎。」金花道：「丈夫之孝理當守的，張婆道：「你今下半年孝服已滿，依老身相勸，何不另跳一步。」金花聽得此言，滿面通紅，便指住大罵：「你這老婆真真不要臉，說出傷風敗俗的話，把老娘當作殘花敗柳，我要學那秦雪梅教子，休亂說。」

宣
卷三
你自去罷。張嬈假意怒曰：你不嫁人，有我屍相。我來爲好，開腔就
吵。總要學秦雪梅，世上有幾人學得倒？全不想你婆婆五六十歲，
風前之燭，瓦上之霜，倘有三病兩痛，萬一死了，你的妹子也嫁了，
雖有娃兒，豆麻還未出，曉得靠得靠不得？况家業只十一二挑穀，
若遇年歲飢荒，全家餓死。那時教你悔斷肝腸哩。金花不知餓死
事小，失身事大，被他一陣話，迷惑了，便答道：倘若出嫁，婆婆誰盡
孝？張嬈強辨道：要嫁了，才算盡孝。你剛剛十餘挑穀，娘崽坐倒吃
完，豈不把婆婆害了？不如嫁了，留這點田做養膳，再取十幾千錢，
與你丈夫做道場，豈不孝義兩全？金花曰：我寔捨不得夫妻之情，
大脚曰：於今婦人到有情，每見男子却無義，若是妻死，早就討了。

白姑娘莫誤自己終身。一些話把金花說得默默無言。大脚道：作
承你又不是貧家小戶，叫你去作相公娘子。金花道：相公娘子倒
要做，只怕要轉過劫來。大脚道：當真的說出來，就是孔大先生學
詩。金花道：那是我表兄，定是笑我的。大脚道：說甚麼取笑？因他膝
下無嗣，特意請我做媒，討你去作小。白大姐不信，有玉連環爲憑，
取出遞與金花。金花怕接得，大脚道：只管接倒，未必就把倒你呀。
金花接去，大脚拜了一拜，道：個賀喜，羞得金花滿面通紅。忙辦酒
菜，與大脚吃了，送出門去。大脚心下喜道：這五兩銀到手了，誰知
酒醉至自家門首，忽然一交跌地，昏迷不醒。他夫張崇禎看見，將
他攆回，睡了三日，依然安好無恙，但口中不能出言，把五個指頭

搬起來，好像顛了樣，正是口似蜂糖，心似刀，報應來時，定不饒。這且不表，再說孔學詩。五月端陽，自館歸家，曹氏將討白金花之事說了一遍。學詩道：聽說白金花立志守節奉姑，焉肯改嫁？曹氏道：他特意託媒訪人戶，妻故應承已，曾將玉連環交他爲憑了。詩聽得此言，叫道：不可，不可！我讀書要矜孤恤寡，完全他的節操，才是道理。豈因膝下無嗣，反敗人名節？曹氏道：此事已成，如何退得？詩曰：賢妻將表妹接到家來，我自有退親之策。曹氏親自去到蔣家，果將金花接來。詩見金花滿身素服，舉止端莊，言語秀麗，暗嘆道：這等雅度，正好立志守節。何故痴心再醮，不免用幾句言語打動於他，試他心思如何。遂走入堂中，金花正欲躲避，詩止住道：賢

愚兄有幾句言語相叙。金花以扇掩面，答曰：表兄有何金。頃教詩曰：久聞賢妹幼讀詩書，敢問人生在世當以何者？花道：男子有三綱五常，女子有三從四德。又問：還有否？答曰：孝弟八件，女重節孝。雙全。詩曰：這樣說來，表妹節孝，諒是金花道：愚妹節孝有虧，是表兄主見，原何反來出言嘲笑？詩曰：愚兄並無此心，亦並無此事。金花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愚妹欲立志守節，表兄再三託人相訪，於今不認，反出笑言。難道這玉連環從天降下來的不成？詩曰：那乃是你表嫂所爲。金花道：又道是夫爲妻綱，表兄無言，表嫂焉敢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奴雖薄命紅顏，豈甘受人調戲？正是用手捧盡千江水，難

洗今朝滿面羞，奴歸家無面見人，有死而已。詩曰：賢妹不必性急，又道是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所以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怎樣重於泰山，就如你們婦道家，若強人威逼，寧可捨命，不肯失身，或者丈夫早死，上無翁姑，下無兒女，立脚不住，便隨夫死，此並重於泰山。若丈夫一死，丟下公婆，無人事奉，兒女無人撫育，而亦捨命輕生，便輕於鴻毛。又道：婦人家從一而終，若只貪人間富貴，敗壞自己的名節，不但臭名傳於千古，而且故夫泣於九泉，日後百年終世，有何面目見你的丈夫？縱然嫁個富豪，無非是穿衣吃飯，若遇夫賢子孝，還則罷了，倘後夫不賢，朝打夜磨，兒媳不孝，惡言交加，到那時悔斷肝腸，不如趁今日莫嫁。

於今婦人，大半水性楊花的多，不知陽世錯負幾番快樂，陰間受幾次痛苦，罪滿要變母猪草狗，以償前生貪淫之報。金花道：從者樣想來，萬不如，有節人立得牌坊，受得香煙，上為三族增光，下為子孫種福，死時鬼卒畏避，閻王拱手，載在書籍，名流百代，豈不美哉？詩曰：賢表妹寬坐，愚兄有篇全節歌，聽我唸來。○受盡了千磨萬難苦，才全得個孝貞節烈婦，要有那頂天立地的志向，穿山鑿海的氣骨，才成得一個坤中貞女。這等人，都是那天地正氣所注，造化愛護，神靈欽仰，人鬼敬服，最可恨，那無良親族，欺凌寡婦，陷害他，玉潔冰清，難把頭出，說甚麼，夫死命薄，無祿，說甚麼，抱的兒子難結局者，都是薄德話，傷風敗俗，殊不知三黨中有個節婦，才

算得名門望族他奉親撫孤事多勞碌他飲冰茹檠情最悽楚富貴的見人穿紅着綠獨守朴素貧賤的就是衣單食寒也甘獨宿守空房流盡了血淚幾斛抱孤兒受盡了千辛萬苦只望你伯叔甥舅能照顧只想他孤兒長大有靠處爲甚麼尊長輩親戚眷屬反起不良心指卡那孀婦或愛他顏色少女欲鹹汚或刁他婆媳不和受凌辱可憐他獨腳打站的寡婦心想投人告訴又恐惱拋頭露面受人指屈沒奈何丈夫坟頭歇房灯下悄悄哭願夫君早來接我未亡奴這光景看你心下過得不看他故夫怎瞋目又况守節人皇天眷顧降旨旌表邀寵沐金字牌坊立道路火燄匾額挂門戶祠堂內設木主事跡載史書不怕你堆金積玉家無節婦

難賄賂不怕你子孫能幹家無節婦不能做不怕財主之妻貴人之婦榮耀隨夫也只在紅塵內擾攘脂粉中馳騫那有這守節人光華地步我今日諄諄勸切切囑守節人莫散心立志越發要堅固慈愛你兒女孝順你翁姑一切紅塵東流付縱到極難時也要把名願三姑六婆休往來庵觀寺院莫出入總要你一片心時刻保守如璞玉切莫說日子甚長前程難卜又莫說本欲守節怎奈哥嫂弟媳做事欺我孤獨這就錯想了守節完貞鬼神都敬服若是他忤逆妯娌刁蠻伯叔人若設計逼害白於鄉鄰告之官府公道寔難沒試看那守節人芳名留萬古子孫膺多福一節字真可以得名得壽得位得祿這樣人才算得光宗耀祖無怪他成仙成

佛愧殺那紅粉中碌碌庸庸再醮婦。○唸畢金花聽得悔恨錯了，便說表兄念愚妹蠢鈍，不知立身大義，還望表兄海涵。詩曰：這是你嫂嫂錯了，焉有怪賢妹之理。賢妹可將玉連環拿來，金花取出，放於桌上，詩取在手，中間道：賢妹看這連環之玉，美惡何如？金花道：可算得美玉無瑕。詩曰：價值若干？答曰：價重千金。詩將玉連環向地下一擲，分爲兩段。金花驚問道：表兄原何將玉連環損碎？詩曰：賢妹有所不知，我想婦女們能將自己的身子守得如雪白冰清，爲乾坤立正氣，與日月爭光彩，就像這美玉無瑕，價重千金一般。若失身於人，敗名喪節，辱及親族，羞及兒孫，就如者玉墜地，便分文不值了。金花听得涕泣道：者是張大腳設計害我，險些把我

限於污泥之中了。天哪天難道就沒得報應嗎？說畢走入曹氏房中，把髮剪下，置於學詩面前，跪地泣曰：表兄之言，甚是有理。愚妹誤聽謔言，險些失了終身，如今將青絲剪下作証，倘後再醮，天誅地滅，言訖，只聽門外喊捉癩子。詩往外一看，見一婦人拖泥帶水，亂喊亂跳而來。金花仔細一看，乃是張大腳，跑至金花面前，雙膝跪下，自打嘴邊哭道：○張大腳跪地皮，自把嘴打，悔不該當謀，架七架八，那日裡我走到孔家，閒耍聞聽說要討小，莫這人家我舉荐白大姐，人才秀雅，曹氏說表妹妹守節堪誇，我只要做媒成，平空造化說姑娘，託付我四路訪查，孔大嫂聽此言，不辭銀價，他那時就許我五兩雪花玉連環，交我手全然不怕，叫送來與姑娘。

望其笑納。一路上不知是陰卦陽卦，到門前看見你，就打嘎嘎假
意見來，憐恤講些套話，只說得白姑娘眼淚巴沙，一步步用好言
勸你改嫁，才開口罵得我臉上肉麻。我見你不上橋，銀子會化急
得我心兒內猶如貓抓，莫奈何用話激，假意哭罷，又說些風流話
把你心花白姑娘話一鬆，我心放下。玉連環交付你，一定不差。我
歸家又只見惡鬼驚訝，鼓起眼就好像牛頭夜叉，用鑿口把我柑
說不出話，劈臉上就跟我幾個耳巴。今日裡牽起我來在地填押
起我將來由，細說根芽。左一人用皮鞭，牙肥上打右一人用鉄錘
敲我坐牙，勸眾人務必要保全孤寡，莫學我張大脚罪惡無涯。大
說畢竟不說了，半時復呼道：「咬約我講，我有個表妹妹，娘屋姓夏，
就是金花問道：「還要你講甚麼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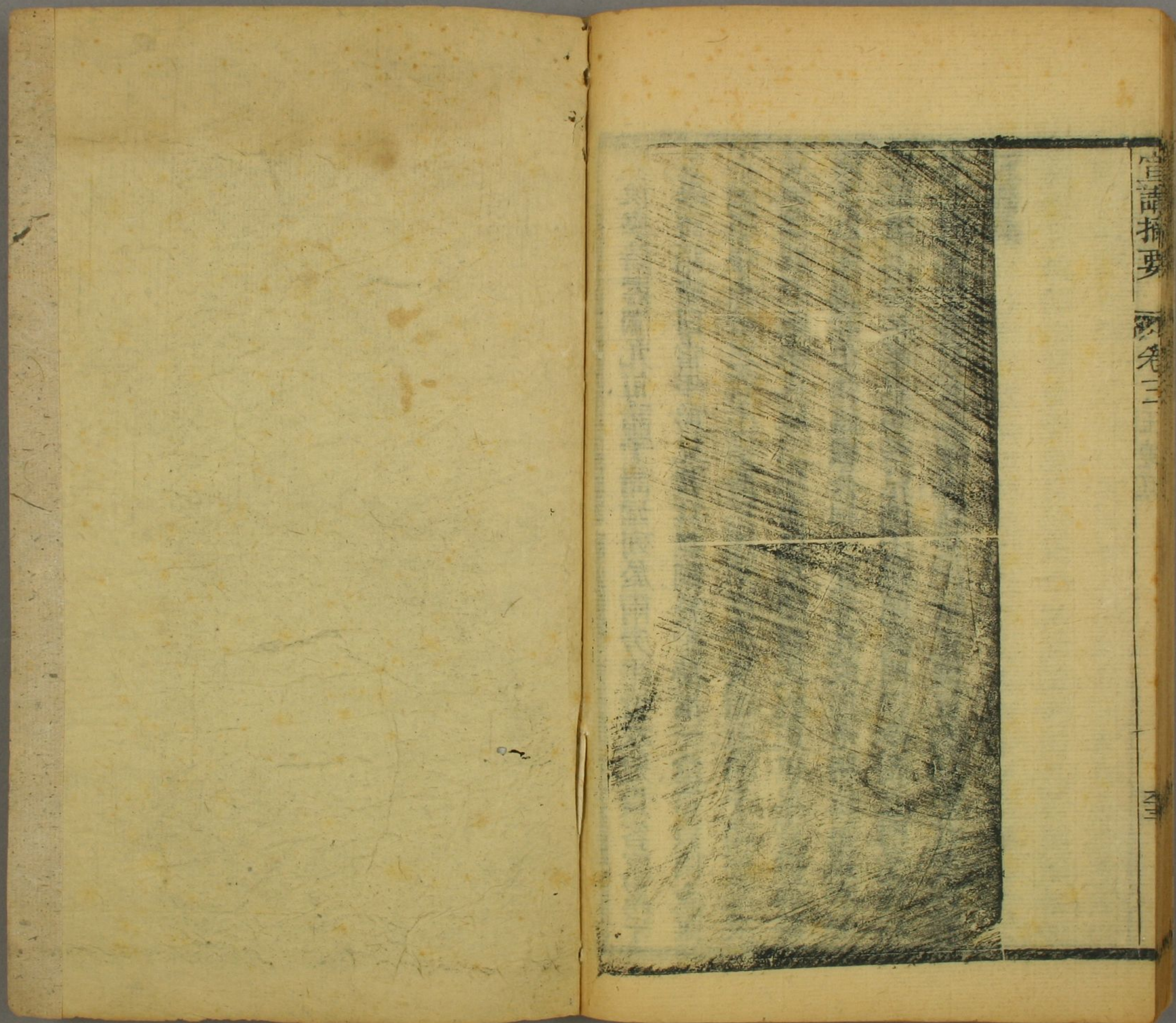
論年紀也不過十六七八，我弄個小伙子替把樣打嫁過去。那女
夫兩鬢白髮，還有個小伙子名叫張大，他託我討房親，要像菩薩
我得他一雙鞋銅錢兩挂，說一個老婆，活像他媽。因只上造罪
惡神靈不赦，要把我長舌婦用刀砍殺。咬約我講就是莫打我，神
還要你講甚麼說我大不該嫁過三嫁，論到我一輩子好尚奢華，因為我敗壞了
人倫風化，要把我打阿鼻，萬劫不拔。望眾人回家去傳寫鄉下警
他們當奸媒，不做為佳。○說畢，將舌條抓出扯碎，復將五指折段
而死。示眾三日，觀者如堵。這話不表，再說孔詩是夜夢至一座衙
門，門上挂着一塊牌，金光燦爛，見牌上寫着：得子須育子，求生須
養生，陰功皆不假，均是報恩人。孔詩看罷，一驚而醒，對弟說：弟夢

亦同自後聞人家淡泊有子女欲丟者預先備辦衣裙周給錢米帶滿一年卽收入膝下以爲義子詩收四子二女陸長發鄭來福陳善純袁復與嚴孝姑弟學禮收三子二女陶谿都長生胡正隆李碧隆沈鶯英共收七子四女男設一館女設一堂俱教以德行根本後金花之子蔣崇學亦送入館中共有八子人人品行端方四女皆幽嫺貞靜行之八年詩生二子長德醅次德厚禮生一子名德昌看看人口浩繁食用不給學詩與兄弟議曰家中人口浩繁衣食不敷如之奈何禮曰哥哥不必憂慮我家田地雖窄荒山甚廣命家人婦女栽桑種麻勤績紡以供其衣食弟兄率諸子開墾荒山以給其費詩曰此言有理遂將合家男女喚至堂前囑咐曰○孔學詩堂前把話議家中男

女俱齊集我今有話吩示你一個個洗耳聽端的人生在世事難記孝順父母爲第一敬老慈幼休兒戲爲非作歹壞心機一條就是敦孝弟你們各有媽合爹雖然淡泊未攪你也念生育費心力時常回家體親意和顏悅色莫忤逆二條當除酒色氣切忌鬪很與貪杯雖是美色人人喜須知皇天不可欺人人俱有姐合妹當思自己女共妻三條休貪田與地三十河東四十西禹疏九河湯得利秦吞六國漢登基多少謀財害自己得人錢財不安逸四條發憤休息棄無事多把糞草積每日天明早早起田地深耕自有益女工紡花紗宜細烹茶煮飯要學習切莫觀燈與看戲金蓮穩重莫亂移五條節儉休太鄙一日三餐要趨積衣衫只要能遮體

休貪綾羅與緞疋，將錢爲善鬼神喜。遇着貧困要周急，閒來讀書須留意。願你弟兄步雲梯，非是我今把話議。皆因人多用不給，荒山開田自有米。空地栽麻何愁衣，內外人等齊爭氣。何愁家道不能齊，○說畢一些子女俱欣然。遵命從此女者憤志紡績，男者竭力開墾。一日忽挖一塊石板，下面皆金，約有數萬。自此學詩學禮，陡成巨富。愈行善事，廣收男女，共計所養之子二十四人。女十三人。後學詩之子德醕中副榜，德厚入武元學禮之子德昌入文學。白金花之子蔣崇學中鄉薦，以嚴姑配合上憲，以金花守節之事，奏聞於朝，封玉節夫人。恩賜旌表。自後諸子若女俱以成立學詩。選擇名邦大族婚配，皆男婚女嫁，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真一門之

慶後學詩壽滿九旬，諸子諸婦列於兩旁，半皆衣冠，貴客家累千金。學詩謂禮曰：當年弟兄苦其無嗣，於今濟濟一堂，富貴兩全，誰不盡屬親生。較之親生猶勝焉。遂拍掌大笑而逝。諸子諸婦痛哭幾絕，俱披麻戴孝，成服三年而已。學禮曹氏、魏氏俱享高壽而終。諸子以報德無由，共建義公祠一座，立孔家四老牌位。每歲春秋二祭，後上聞其事，恩賜弟兄進士，親題其門曰：孝義之門，子孫科甲不絕。此全節育女之報也。觀世之欺孤凌寡、棄兒溺女者，判若天淵矣。



宣講摘要

卷三

三

